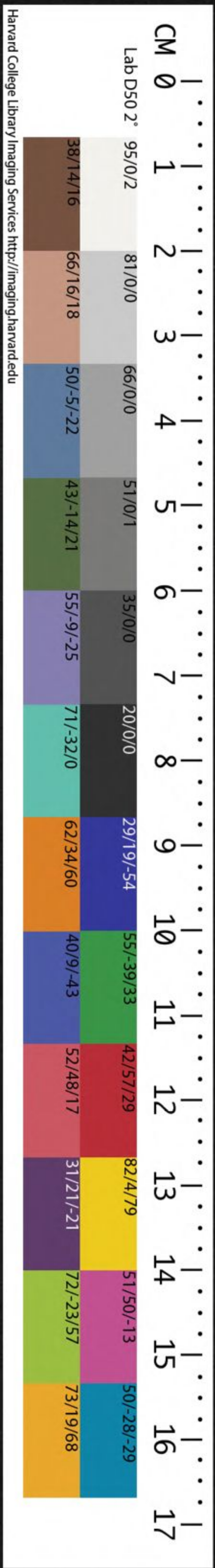


T937/4248(3)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4 1957

3



論語精義卷五

公冶長第五

之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

以其父之賢也

以其父之賢也

大

道

不

論語詳解卷五

公治長第五 ○里仁莫如親賢此篇多論人物故次之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去聲雖在縲雷紲肩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大道不離日用涉世無礙學問之實際也公治長南容二子敦厚周慎元吉之士夫子皆謂其足以保身宜家皆以女妻之或疑長嘗在縲紲中然此乃非望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郝敬解

圖章

之災。君子論人以實。雖遭困辱。罪非自取。其所爲保身宜家者。自無損也。何害其爲可妻。縲纆同。纆。繼同。拘係也。罪囚則拘係之。長在縲纆。是妻以後事。非因必顯庸。而可免廢棄。亂世則必能保身。而刑戮不及。意重處亂。蓋處治易。處亂難也。恒人。以免刑戮爲常事。聖賢視爲切務。蓋乾惕之心。惟恐近刑。猶公冶長。非縲纆爲罪。惟求在已。無可以縲纆者耳。詩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曾子所以將死而啓手足也。

公冶姓長。名字子長。孔子弟子。魯人。或云齊人。能辨鳥語。有雀鳴如云。車覆粟。相共啄。驗之果然。又有雀集舍鳴。如云。虎馱羊。往果得羊。亡者迹之。訟于公。白其故不信。遂被縲纆。雀復集獄舍。呼如云。齊人侵我疆。沂水上。澤山旁。長介獄吏。以聞。往迹之。果遇齊師。迎擊大勝。魯君釋長。欲爵之。長恥以禽語得祿。不受。後遂廢其學。按此事本怪誕。而左傳稱介葛盧辨牛鳴。周禮夏官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蓋古有是學。鳥獸有情。自宜有語。如夷狄異種。缺舌。今之譯

史亦辨鳥語之類。弟子解云：長能忍恥辱，亦為與鳥獸言。本隸事，故轉相附會耳。

南容，孔子弟子，名縉，即南宮适。或作括，字子容。索隱云：魯大夫孟僖子之子。仲孫說也。一作閱，居南宮，因氏焉。諡敬叔。孟懿子之兄。其父僖子將死，屬說與其弟何忌同事仲尼。何忌即懿子。說即南容是一人而四五名也。禮記檀弓云：南宮縉之妻之姑喪，夫子誨之髻。姪女有姑喪，故教之作髻。則南容即南宮縉信也。而有子云：南宮敬叔反載寶而朝，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為愈。大夫去位載貨還朝，有市心焉。孟子所謂賤丈夫壟斷之行，豈謹言尚德如南容者而為此。至與桓魋同詬，胡一人而賢否相去之遠乎。然則敬叔乃與夫子同適周，問禮于老聃者，與南容蓋兩人。武王亂，臣十人中，亦有南宮适。蓋三人索隱誤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為單父宰，親賢自輔，不下堂而單父治。故夫子賢之。蓋美質係乎薰陶，德業資于輔養，樂善不倦，休有容，則人自樂告以善，脩己治人，並受其益。故曰：君子然，天下亦有多賢之地，而無知己者，亦有好賢。

之志而不得其人者。故地與人兩相遇難也。子賤宰一邑而父兄師友事者至二十有四人。亦多君子矣。固斯人好賢而又生多賢之邦。乃能相與有成。斯地之幸亦斯人之幸也。兩斯字疊上兩君子。謂魯若無君子。此子賤君子何所取此衆君子乎。聖言委婉。非徒贊魯多賢實喜子賤親賢取友之多耳。宰一邑而所得士如虞廷之數。苟非生多賢之邦。烏足以供其求深喜之之辭。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少孔子四十九歲。或云三十歲。宓一作處。與伏通。伏處作服處。古服處宓伏。

四字通用。○子賤初爲單父宰。冠蓋迎者交于道。子賤曰。驅之。所謂陽喬者也。喬作鱈。魚名。不釣而自至。荀子謂浮陽之魚。莊子謂儵魚。水面白鱖。小魚也。喻士不招而自來者。旣至單父。請于耆老尊賢者。與共理。而單父大治。孔子問何施得此。對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可以教孝弟。舉善矣。未足也。對曰。有賢于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不齊事之而稟度焉。孔子嘆曰。其大者乃如此。惜哉。所治者小。所治大。則庶幾矣。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

年上也聲也

子貢之問。方人之見也。朱子謂因夫子稱子賤而問。無据。子賤年少後進。夫子以君子稱之。子貢材望不啻過之。夫子僅許其為器。蓋英華炫露。不若德性淵涵。方人好勝。不如舍己冲虛也。故記者類記之。器適用之名。瑚璉宗廟盛黍稷之器。飾以金玉。簠簋之屬。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簠。是也不舉。日用常供。而舉清廟重器。謂通達之材。可以興禮樂。華邦國也。不舉當代簠簋。而舉先代瑚璉。謂為今人所貴。亦古人所珍也。然宗器雖

重。釜甑耒耜。尤前民之急。金玉雖貴。陶匏竹木。皆有。用之材。可貴而不可賤。宜于宗廟。而不宜于退處。子貢所不足。亦可知矣。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甯从女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

屢虛。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或者。便私之名。俗稱口才。游士說客。思如涌泉。辯如懸河。自是一種才華。然以之脩德。不如木訥。仲弓天資恭嘿。本近仁之資。或人即以當仁。非也。惜其不佞。尤非也。夫子難與論仁。但辨佞不可有。禦人口給。正佞人情狀。所以稱才。惟此所以害事。亦惟此。禦猶敵。

也給捷也。以口敵人，祇取捷疾，不由衷，不顧理，心知其非，而但以取勝。人明知其非，而屈于其口，亂德害政，往往取憎于君子。焉用此為？若夫仁，必德性粹美，學問精密，天理渾全，元氣周流，內外顯微，始終無間，乃可為仁。雖顏子，祇詩三月不違，中人進德，全倚問學。造詣功深，然後德性渾化。故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好學。仲弓質美而學未純，必如夫子所告，敬恕交脩，家邦無怨，乃可幾耳。

或人意不在仁，但病仲弓不佞。夫子雖不許仲弓仁，特喜其不佞。衰世尚浮華，以佞為才，自歎無才，則曰：不佞。祝鮀之佞，惟以其為才也。故使之治宗廟，臯黜之會，長衛于蔡者，佞之才也。佞字从女，信聲。女不成信，曰佞。諂諛媚悅，世俗人喜之，正人惡之。屢者，非一人一事，言憎所以折或人之好也。

仲弓，孔子弟子，姓冉，名雍，冉伯牛，冉有之族。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悅

士君子苟存心天下，隨材效用，皆有所濟。此夫子使漆雕開之意。若論道無盡，學無盡，道未徹，悟學未大。

成凡所注厝皆屬嘗試此又開辭夫子之意二意不相礙如由求輩皆仕開才未必不如彼其志獨超然深詣故夫子喜之吾斯引而不發不下帶而存也信嘿契也與忠信之信人而無信之信本同學徵於信信則一不信則疑疑則二但有絲毫疑卽是未一卽未能信人誰不欲爲聖賢苦被小體遮蔽塵緣障隔雖勉強假合未能徹底通透卽涉疑似事理不得歸一心境不得圓融人我不得破除利害不得兩忘是非不得渾化皆爲不信夫子方與開說事功開轉向心性理會夫子所以悅若是由求輩且共謫說政事

耳

吾斯猶俗言者個觸目皆存陸子靜云家常茶飯老子云可名非常名若更言斯道斯理便是頭上安頭吾對人言在己昏昏焉能使人昭昭痛癢惟自知故曰信雖師何能知弟子其言甚確夫子卒無以強之而更喜之

自古惟堯舜事業徹底是德性發揮夫子謂爲政以德脩己安百姓中庸謂篤恭而天下平大學謂誠意正心而後國治天下平皆信也至如中人作用因材器使隨分勉強各能有所建立甚者如五霸之功業

管晏之學術當時亦頗烜赫君子皆謂假之自古吾斯能信者幾人被開一字勘破聖學無影響記聞之知真知卽是真能知而不能皆謂之假不似後儒單提致知為入門也

漆雕姓開名字子開孔子弟子魯人少孔子十一歲家語云蔡人字子若

子曰道不行乘桴敷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聖人不得以道易天下又不忍目擊天下無道於是

有出世之思欲置此無道之世于不見不聞而遠浮于海亦憂時之寓言耳二三子惟子路憤世嫉俗如

愠見于陳不悅于公山佛肸之往其素志也故夫子許其從行子路聞而喜自是雲霄一羽氣槩非真喜

浮海喜夫子無道而隱已得與同志也故夫子詫其果決而稱其好勇過我以微諷之已而戲之曰若是

則成行矣但無所取桴材耳與牛刀之戲相似聖門惟子路直諒聖衷隱曲多所撻發如見南子往

公山佛肸莫匪乘桴喜與不悅莫匪知己子云自吾有山惡言不至於耳死則云天祝予以此此章摹寫聖人言語氣象如生宜作鏡花水月看論

語多有此等意思。道不行，不行于四海之內也。舉世傾危，率土之濱，無地著足，除是絕跡人境，如海水之洋，無人之處，乃可自託。然非桴不可往，獨行又不可。與他人往，又不能除，是由乃可耳。此聖人寓言，卽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之意。子路自知浮海設言，而喜夫子獨與已，覺平日慍見不悅，有當聖心者，故夫子微諷諭之。未嘗重詆子路，亦畧以明絕世之終不可，而由欣然果確，是能爲聖人所不忍爲者矣。過字微箴其病，我字微露其真。聖人妙語，從容不迫，此句氣畧斷。夫由旣喜，則此行決矣，但作

桴無處取材耳。桴，編竹木爲之。一名桴，一名筏。材卽竹木無所無處所也。無材，則桴不成。無桴，則海亦終難浮矣。意在言外。舊註謂不能裁度義理，非是。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去聲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孟武伯問仁。聞聖門以仁爲教也。以仁爲教，由求輩自是不爲不仁。夫子竟不許，何也。仁體純粹，一絲駁

雜雖震世功名都非萬物一體之懷所謂天下國家
 可均中庸不可能者也涵養熟德性用事即才是仁
 氣質用事雖做得煞好亦祇是才然不明言無但云
 不知何也仁存于心諸子之仁日月至焉難謂絕無
 但可謂不知耳聖言精確如此

聖人許諸賢與諸賢自許若合券許由治賦即由自
 任千乘之國有勇知方者也許求為宰即求自任可
 使足民者也許赤與賓客言即赤自願學禮樂者也
 皆不知其仁所以子路不得其死冉有聚斂公西華
 為小相耳

千乘之國詳首篇治訓練也賦軍實也古者以田賦
 出兵車故謂軍為賦千室之邑即百乘家之采地百
 乘之家諸侯之卿大夫也宰邑宰家臣之長也古者
 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
 四井為邑一井除公田凡八家四井三十二家為一
 邑故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十室小邑
 千室大邑計田一百二十五井地方十餘里大國百
 里十分之一也百里之國稱千乘故千室之邑稱百
 乘孟子云君十卿祿千取百焉以此然未必真有此
 數天子萬乘九卿則九千乘大國諸侯千乘三卿則

三百乘所餘幾何亦猶千鍾萬鍾之類極言多耳束帶盛服也賓客諸侯之使與言應對也

大戴禮云黃帝黼黻衣大帶帶帶也固結之名束束腰古者服必束帶帶以緇帛為之有紳垂者曰大帶雖燕居之服亦有之禮服則加革帶以皮為鞆廳以犀玉金銀或角骨為鈿寡帶上飾曰鈿唐柳渾傳玉工為帶作帶誤毀一鈿

孟武伯子路詳第二篇冉求詳第三篇公西華孔子弟子名赤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有容儀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

子謂子貢曰女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子貢以言述聖人學多識而好方人然天資明達自是顏子以下一人顏子深潛如愚乃子貢所少夫子舉回使自方愈勝也子貢依然就聞見多寡比量夫子以其未達而不復舉第二云果弗如回也猶恐子貢未信又申之曰非獨汝不如回吾與汝皆不如回也蓋夫子與二三子終日言而回不違如愚夫子祇自

覺其多故云吾亦弗如以絕子貢觀望之路子貢謂不敢望者其間識之多寡夫子謂弗如者其終日不違默識無言者也故自明亦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他日語賜曰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則豈知二知十較多少之謂乎朱子曲為之解以附會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于聖人妙語辜負陸子靜識此意包氏解其辭不達其旨

字書十合一為士以聞一知十會意也當時子貢材辨英華陵顏子之上時論或謂子貢勝顏子子貢或亦自謂過之聖人衡鑒不爽每以回賜相提論所以裁其過補其短也佛書言阿難以多聞染魔惠能不知書掩過神秀皆蹈襲此意解者避不肯作此解所謂割聖教以奉浮屠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

於子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子與改是

學者瞬有存息有養寢卽是學夙興夜寐猶懼宴安易荒白晝而寢則昏佚之氣勝清明之志銷故曰朽木言其志頹也曰糞土言其質濁也雕刻也朽圻通

淫飾也。志氣昏惰，則教無所加。聖人通晝夜而知莊生謂真人其寢不夢，清明之至也。禮君子晝不居內，晝居于內，問其疾可也。非疾而晝寢，學問道德一切俱廢，尤甚于旦晝營營，牯之反覆者。故夫子甚責焉。誅責也。何誅言不勝責也。聽言觀行，謂宰我平日善言德行，信以為善學。今殊不然，蓋功莫大于克勤而忘莫惰于好寢。君子終日乾乾，夕猶惕若，而況于晝寢。則學益荒，宜聖人之深責之也。司馬遷作史記，遂謂宰我與田常作亂，亦以此而卒能為死義之士者。非聖教振作之功與。

卧曰寢。寢者，侵也。魄揜，竟陰侵陽也。陰陽晝夜之相代常耳。當晝陽明用事，而受陰剝昏然如行尸走肉。道家所忌，故無疾而寢曰睡，于文从目垂聲，但垂其目而神不憤也。有疾而寢曰困，于文从木在口。困生氣囚閉，是謂尸寢。惟聖人寢不尸，夜猶然而況晝乎。晝而寢，所以謂之糞朽也。

宰予，字子我，魯人，仕于齊。田常弑簡公，宰予死之。史記李斯傳云：田常為齊簡公臣，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于庭。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枨，剛也。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柔

剛是人心乾健之神。天道所以時行物生。亘古常運。惟其虛也。人得之為道心。全體大虛。獨往獨來。浩然常伸于萬物之上。曰剛私欲。曰慾。可欲曰善。可欲無心而私慾。有心恒人于隱微中。一私牽累。則精明果敢之氣銷。而俯仰愧怍。頹憊不振。從古英雄之氣。蓋世而獨方寸。迤未洒然。則雖功名震耀。盡屬虛矯。神龍上下九天。呼吸風雲。豈不矯然。但有慾。則人得拳而烹之。男子堂堂七尺中。無所欲。雖綽約如處子。而為天行之健。有所欲。雖強梁如賁育。而化為繞指。昔子路問強。夫子首舉南方寬柔。以教剛。非強梁云。爾易象奇體圓。而陽為剛。偶體方。而陰反柔。天下之至剛。不在堅稜。而反在圓融。形所以易毀。神所以常存也。神清形濁。陰慘陽舒。無欲則清。虛悅樂。元氣周流。自強不息。故天下之至剛者。是天下之至和順。從容者也。世儒以堅強不屈為解。以柔道讓佛老。以強直當聖學。愚觀易自乾坤而下。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皆用柔。則效乃知。聖人所謂剛者。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非堅強不屈之謂也。堅強不屈。是告子之學。學術一差。作用遂乖。執己自信。動與時迕。夫子所以謂好剛不好學。其敝也狂。豈肯以未見為歎乎。

申棖弟子姓名魯人字子周家語有申續字周史記有申黨或作棠亦字周卽申棖棖與棠聲近若村父之於傖父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行恕是心上事在熟識躬行子貢非疑非問第謫量欲如此耳欲無加人本虛口說欲無加人虛而又虛他日問君子子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子貢一生病痛未行先言有志行仁向人已關頭直下擔承祇憑口說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故夫子

抑之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蓋激勵之辭其實行恕亦子貢所及但空言則無濟他日問一言終身行之者子云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語以所及也聖教隨機善誘不為典要解者不達妄謂無字是自然所以難及其迂鑿可笑讀論語不向此等處玩味便與諸子文字一般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性命非兩物在天為道在人為性性命宣著為文章夫子之文章卽六經雅言之訓故云可得而聞

性與天道不越所可聞之中。祇因學者將作文章理會。故但聞夫子言文章。不曾聞夫子言性命。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不可以言顯。故有得不得之疑。性與天道曰言。文章不曰言者。文章即言也。聞生于耳。見生于目。有形則見。無形但聞。聞如朝聞道。四十五十無聞之聞。文章猶可聞。性道無聲臭。聞亦不可得矣。故聞文章以口耳。聞性命非以口耳。子貢前此聞而無得。得亦只認作文章。至是始覺。即是性命。諺云。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子貢于今始信。燈是火也。聞與不聞。總由學者。誰禁之不得。聞誰使之得。聞悟與未悟耳。非關聖人言與不言也。朱註謂教不躐等。良是。謂子貢至是始聞。夫子言性命。非也。子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向子貢言之。下學而上達。知我其天。亦向子貢言之。一部論語。字字性命。人人共聞。豈得謂夫子不言。子貢創聞乎。讀論語若死煞。如朱註只似嚼蠟而已。

日月星辰。山河草木。天地之文章也。易書詩禮春秋。聖人之文章也。天地之文章。萬物資生。聖人之文章。世教倚賴。倚賴即是性命。資生即是化育。非離日月星辰外。別有造化。離六經外。別有性道也。如一部禮

書四十九篇皆性命之文章。世儒擇取中庸大學兩篇單傳，便是分文章性命爲二。今古同病。中庸大學以文章譚性命，論語不譚性命，渾是性命。後世離文章單言性命，如理學之家與禪宗何別。離性命單言文章，如聲音辭賦之家，事不關理，言不根心，巧舌綺語，浮榮糟粕而已。故星家云：文昌與司命同宮，蓋造化之精神卽文章，聖人之文章卽性命。性命在文章內，如滋味在飲食內，知味者自辨，不知味終不可得而聞也。

謂子貢無所得乎。聖教關鍵實是如此。文章與性道明是多學與一貫，下學而上達之分段。謂有所得乎，不合離文章別言性道。文章可言性，與天道那可言。蓋代爲未聞者分疏則可耳。檢點二十篇中子所雅言，惟孝弟忠信禮樂言行政學居多。性與天道實是罕言。聖門教學之法，與不可使知之意，兩語道破，足令耳食者深思其于無行不與之妙。縱未全體會面，儻所謂億則屢中者與。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此子路兼人，夫子所以有退之之教也。前輩看作百世師，未然。子云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必然之理也。非

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世間嘉言善行儘多那得不顧安否輒憑耳目見聞便要依倣行其進銳者其退速學問之忌也故子云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一片好善之心自不可及一段偏銳之氣往往過當君子深造以道欲其自得之者亦如此此章形容躁率之勇學問之病朱子謂子路善用其勇殊未然

顏子語之不惰欲罷不能在上用功如天行之健浸進不已子路聞之斯行唯恐有聞在事上用功如疾走逐日氣力匱乏終不可及天下義理無窮祇信耳目依樣葫蘆豈免差謬子路行有餘而知不足夫子於子路往往教之知正以此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虞舜大聖惟好問顏子大賢惟好學孔圍論人品不在賢大夫之列其學問亦非道德之真但知好學知下問亦無忝於一善之名借以勉勵子貢耳蓋人性敏多不好學位高多恥下問文子敏而學亦爲好矣貴而下問又能謙矣異于世之固陋麤悍者諡爲文非無因是以二字爲解嘲與可以爲文語別論者執

大叔疾之事按國生平聖人心同天地隨事答問權宜可否無爲刻核也子貢名賢國所不齒而好學下問其所短夫子砥礪羣賢往往似此

孔文子衛大夫卽仲叔圍初文子使大叔疾出其妻而以女孔媾妻之疾私于先妻之娣圍奪其女歸疾遂奔宋衛人立其弟遺文子又以孔媾室遺其爲人如此○方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圍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春秋諸大夫惟子產氣象近道恭敬惠義四者是春秋諸大夫所未嘗講也人臣格君行已最先烈國卿相多驕侈而鄭宗室尤甚子產亦公族而能退然有恭遜之風觀其不毀鄉校曰我聞忠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所善者吾行之所惡者吾改之是吾師也此其反躬虛己受言納善其小心恪恭可知也爲人根本旣好故事上使下衆皆悅服而志得行歷仕簡定獻聲四公相鄭四十餘年始則強宗爭權互相誅

殺外則晉楚之兵歲至城下從容幹旋緯有次第內除稔惡以安餘黨子南逐子皙死而大姓帖服講信脩睦事大有禮而不苟徇其欲故終其世免于侵陵而反弱為強功在社稷而能小心謹慎始終一節險夷一心其敬上可知也使民養民惠義相資養不能使則姑息媮安不可以為國義而不惠則民不見德而祇見勞非所以重國本也鄭國區區介于晉楚聘享歲幣取之民戰守征調責之民苟不休養于平日則力竭而無以待使不能率作于臨事則令不行而祇以養安故二者相資也左傳謂田有封洫廬井有伍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忠儉者與之泰侈者斃之皆所謂惠義并行也而子產之治主於惠必無虐使之令其奔走強鄰用民之力誠非得已民亦諒其心之惠而不辭其使之勞故曰義也或專作教民解夫子謂子產為衆人之母正以其能養而不能教也君子備道全美無所不有有四卽是一隅之道恭敬惠義大美也四其枚數猶是一節之恭敬一節之惠義聖人言道大小因量文王丕顯曰文孔圍學問亦曰文舜無為曰恭己文王為臣曰止敬子產兼之亦曰恭敬道體無方聖言不為典要與拘儒語盡成紕

漏矣

公孫僑。鄭宗室大夫。字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因氏焉。子發字子國。以王父字爲氏。故又稱國氏。子產爲人仁愛忠厚。孔子過鄭。與之如兄弟。初。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率以聽。誰敢犯。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相鄭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子產卒。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凡朋友之釁。生于不敬。不敬生于久久。久久則狎而玩玩。則侮而成釁。故惟久敬爲善交。交接遇也。齊景公以魯昭公二十年獵魯郊。與晏嬰同適魯。問魯禮。見孔子。論秦穆公所以霸。景公悅。後數年。孔子適齊。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子阻之。孔子反。是時魯昭公之末年。孔子與平仲交已十餘年。而其分誼落落如

此然則所謂交者亦尋常往來之際而其所謂敬者亦禮貌虛文非有同心莫逆之好也昔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不與之立夫子譏其竊位若平仲于夫子其亦可謂竊位者矣在他人責望當若何夫子顧稱其善交其寬于處友如此而平仲所短自可見

晏平仲齊公族大夫名嬰晏桓子弱之子事齊靈公莊公景公知陳氏必有齊國納邑與政乘間從容風議時有匡救以節儉力行見重於齊為相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一狐裘三十年不更祭先人豚肩不揜豆宅近市湫隘囂塵棧軫之車駕駑馬以朝君語及卽危言語不及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以此三世顯名于諸侯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早稅何如其知去聲也

蔡地名產龜大者尺有二寸文仲寶之為室以居之又美其室以詔之節桑通一名櫨爾雅櫨謂之桑梁上短柱當屋脊者山節雕節為山形也藻水草椀梁間兩短柱一名侏儒畫藻文于其上也龜本禽魚況復枯骨雖極靡麗何為所以為不智也明堂位云山節藻椀天子之廟節大夫為之僭也禮器云家不藏龜天子諸侯有民社乃藏龜謀大事大夫藏

龜亦僭也。皆不智之事。何如者。言所爲如此。何等乃爲文仲之智乎。蓋古聖人作爲卜筮。演造化之數。徵鬼神之情狀。以彰往察來。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也。曲禮曰。卜筮先聖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使民決嫌疑。定猶豫。非聖人有疑。而待鬼神決之也。洪範曰。汝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已乃謀及卜筮。非謂德本不脩。謀猷不審。而一切倚仗鬼神也。臧文仲聽魯國之政。而以智聞。夫智者務民義遠。鬼神行所無事。民情物理。了然于心目。然後可居高位。斷大謀。決大疑。今祇依憑鬼神。微靈于恍惚。何以弼謨。定國。稱爲執政乎。

臧孫辰魯大夫。公族也。孝公生僖伯。彊字子臧。辰其曾孫。以王父字爲臧氏。魯莊公末年。與聞國政。至文公朝。前後執政四十餘年。當世以爲賢。夫子每短之。家語冉求曰。昔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忘。可謂智矣。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于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以祭。盛于甕。尊于瓶。非所柴也。左傳。仲尼云。臧文仲不仁者三。不智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智也。○說苑。孔子問漆雕馬。

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賢對曰臧氏家有龜名蔡文仲三年爲一兆武仲三年爲二兆孺子容三年爲三兆馬人見之若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按左傳臧武仲得罪出奔邾請立後致大蔡于魯後其孫昭伯如晉弟臧會又竊其實龜僂句以下吉及季平子立會會曰僂句不余欺註云僂句寶龜所出地名然則臧氏有二寶龜一蔡一僂句也

周禮龜人掌六龜天地東西南北之屬各有名物以其方色與其體辨之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占人掌占龜視吉凶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拆又卜人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揚火作龜致其墨謂以墨畫其灼處也董氏掌燹契凡卜以火藝燹吹其燹契以授卜師乾炬曰燹燹契謂以荆杖削銳如刀以燃火卽士喪禮所謂楚焯也灼其墨處成裂文曰兆○逸禮云天

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士民四寸。龜者陰蟲之老。老者先知。故舉事必考焉。漢書云。元龜為祭。長尺二寸。非四民所得居。公龜九寸。侯龜七寸。子男龜五寸。凡龜以徑尺為寶。諸侯以守國。○論衡。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腓。可以得數。何必著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著之言耆也。龜之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楚卿號已去也。舊。令尹。即子文。新。令尹。代子文者也。舊政。必告慮其未曉也。四馬。曰乘。十乘。四十四匹也。忠。實也。清潔也。夫道一而已。仁。知與忠。清。非二也。易曰。知者見之。謂之知。仁者見之。謂之仁。知及之。仁能守之。則忠。清皆仁。知矣。然人品制行不同。以所志所習異。故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皆由所志與所習。陸子靜言之詳矣。所喻在此。即為知。子云。知德者。

鮮百姓日用而不知知之斯好之好之斯樂之知之
斯利之利之斯安之仁卽是心知卽心之神生生惺
惺其幾非二達德先知後仁仁則未有不知不知則
未有能仁者此喻與不喻之分也春秋諸大夫志于
功利而楚令尹子文齊陳文子行事偶合乎忠清苟
心喻于忠喻于清則知矣知則其仁可幾也但二子
初未嘗有學問涵養之素而勉強激勵于一旦與百
姓日用不知等終非其心之所喻則不可謂之利仁
未利于仁不可謂知知未及之焉能守之仁未利之
焉能安之故曰未知焉得仁春秋諸大夫功名富貴
喪其守忠清如二子者可以爲難矣若夫終食不違
之謂仁豈徇外近名負倜儻之奇者可冒昧當之乎
故令尹之貴可辭十乘之富可捨使方寸地未能惺
然猶是利害得喪茫昧之境是以由求公西之徒日
從事于仁而幾微隱伏操舍出入之介未了然夫子
猶以爲日月之至與其才不與其仁今不輕許二大
夫者亦以深醒子張也張也堂堂神明未免外騖故
借此覺之或疑行如二子猶曰未仁觀過反知仁何
也曰過則真性迫而天理見忠清則美行可以脩飾
禮云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此也

忠者念頭果確猶忠信之忠當榮辱得喪之際堅定
 不易不喜亦不愠舊政告新令尹皆本不愠來告處
 見心直即是忠與忠君別清者高曠絕俗疾惡如仇
 若將浼已也忠如告子之不動心由氣強得清如陳
 仲子優為之由氣高得皆非庸品其實刻勵太甚於
 精義窮理涵養體驗之功疎可謂美行不可當問學
 問學必致知由問學致知入為真得由氣鬼偶合多
 偏蔽故曰知德者鮮百姓日用而不知彼未嘗見道
 猶不處仁焉得知云爾非謂人不知彼也未知與不
 知語別焉得仁與不知其仁語亦別不知其仁仁尚
 不可知也焉得仁者全不許之豈以我未知而遂全
 不許之非聖人語

凡聖人答問權宜兩端道無常主學者貴參伍以會
 其通如管仲與令尹子文陳文子其心畧同二子論
 心則不許其仁管仲論事則亟稱其仁何也仁合外
 內之道也子路于管仲因心并棄其事故夫子許其
 事子張于二子因事并信其心故夫子抑其心參伍
 而觀仁之全體可識若夫及門之士亦不輕許其仁
 者豈由赤之事心反不及管仲乎蓋論人貴恕論道
 貴精責衆人則器責士君子則備也至于似是而非

如微生高之媚俗非直也。臧文仲之機變非知也。則各指其事之近且顯者破之。季文子三思無一可者。則微辭諷之。學問士君子之先務。雖孔文子之碌碌。不奪其文。父敬全交之要道。以晏平仲之功名。獨取其交。因物權衡。各調其適。學者會通。則無往不與道合。此章論忠清而進以智仁。非專為譏刺二子也。朱子謂子文相楚。無非僭王。猶夏之事文子。事齊。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載。歲反齊。不仁可見。此胡安國說春秋之例。以解論語。愈為不合。楚僭王。則有之。何獨責子文。楚以夷。猶夏漢儒之夢語。使文子道能正。君力能討賊。何至棄家逃走。事定反國。亦自人情。朱說迂闊難行。論語論事。合人情。論道合天理。意無先主。言無成跡。因事答問。以折于中。非專為譏評人短長也。朱子謂公冶長一篇。專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為格物窮理之一端。遂使各章意味淺率。豈但失聖人微婉之旨。且使學者襲謬。專攻人短長。刻薄之風。動借口春秋。夫春秋聖人忠厚委蛇之至焉。可誣也。又云。多子貢之徒。所記無端。株累與作詩序。謬同。令尹卽大宰。左傳宣公十二年。為敖為宰。宰者。割正之名。尹正也。割也。曲禮脯曰尹。祭割肉。方正。乾為脯。

以祭也。故膳夫亦曰宰夫子文。姓鬬。名穀。於菟。按左傳若敖娶于邲。生鬬伯比。若敖卒。伯比從其母畜于母家。私于邲女生子文。邲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遂收之。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遂以名。楚成王時。子文代子元爲令尹。又舉子玉爲令尹。時楚日强大。伐隨。伐鄭。滅弦。滅黃。多子文之功。楚策莫敖子華云。昔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也。

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靈公子。既立爲太子。靈公欲立嬖子牙。徙光于外。公疾。崔杼迎光立之。在位六年。崔杼取棠公寡妻姜氏美。而莊公通焉。數如崔氏。杼稱疾不朝。公往問之。因從姜氏。杼伏甲弑公。晏嬰入。枕公尸。哭三踊而出。齊太史執簡書曰。崔杼弑君。杼殺之。其弟復書。復殺之。少弟復書。杼乃舍之。遂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爲景公。與慶封爲左右相。棠姜生子明。與先妻二子。崔成。崔疆。構。慶封乘間掩襲杼家。盡殺之。杼窮亦自殺。

陳文子。名須。無姓。田氏。陳敬仲完之孫。陳完奔齊。改姓田氏。三傳爲文子。事莊公。文子生桓子。無字。無字。

生釐子陳乞。事景公。乞生陳恒。遂弑簡公。○按周禮校人職。家馬四閑。謂卿大夫有采地。皆畜馬。以一良三駑之數計之。家馬凡八百六十四匹。詳第十六篇。而陳文子亦大夫。止馬四十匹。輒云富矣。周禮難盡據也。如云無食邑者無馬。春秋大夫誰無食邑者乎。使馬皆如數。則大國三卿共馬十二閑。可比天子。君馬猶不與百里之封。雖芻牧不給矣。況牧人之多。與他經費乎。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季孫行父。季友之孫。歷相三君。左傳稱其家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其清慎可知。故當時人稱為三思而後行。三思者。熟慮審處。不一之辭。子聞之。聞于人也。再。重也。再三思。恨少也。書云。思曰睿。睿作聖。子云。君子有九思。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孟子云。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管仲亦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三思後行。所謂慮善以動。動罔不臧。文子苟能然。何行之不善。夷考其行。有大不然者。方宣公之謀殺適。而納賂于齊也。東門襄仲實主其事。而行父與焉。爲之再如齊。是黨惡也。及事成。宣公立。寵任襄仲。貴其子歸父。歸

父與宣公謀去季氏未成而宣公薨行父挾私忿與
臧孫共逐東門氏絕其宗魯人憐之季氏之弱公室
自行父始矣春秋無王而魯以諸侯僭分過于晉楚
行父不能匡正而又從史之爲立武宮比周世室脩
僖廟請于天子作魯頌頌僖公功德起廟樂上援后
稷下暨大王文武郊天禘祖誇誕無稽故夫子刪詩
正樂存魯頌于商周之間而喟然歎曰一言以蔽之
曰思無邪蓋罪行父之不正也與譏再思意同此其
行事過當豈三思者所宜有故諷之曰未之思也再
三思則可矣聖言微婉世儒祇拘三兩作解謂嫌其
多思如對癡人前說夢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去聲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

安寧無事出入諷議則聰明材辨可展利用智流離
患難之秋聰明材辨展措不給惟宜老成持重沈晦
艱貞寧木勿華寧拙勿巧寧遲鈍養銳勿儼捷輕率
乃可以涉風波歷辛苦故利用愚無事之日非無智
士而機變小慧濫竽不分時不關生死事不臨利害
得亦可失亦可突梯脂韋遷就功名往往倖成故曰
可及也若夫無道之愚從萬死一生中旋乾轉坤必

言言解 卷三 三十一
有金石不磨之肝膽山岳不動之力量萬死一生之
氣槩千鈞一發之機權乃克有濟不韜光不能識時
不忍辱不能免患不盡黜其智巧算計不能拌死輕
生故曰不可及也

甯俞衛大夫諡武甯莊子速之子甯殖之祖父也有
道謂衛文公之世及成公未失國以前國家無事時
甯莊子尚在至魯僖公二十六年公會衛甯速盟于
向則衛成公立之元年也父子同朝春秋諸大夫多
有之無道謂成公三年衛從于楚晉人敗楚師于城
濮成公懼而出奔晉使衛大夫元咺奉成公弟叔武

守國咺子角從于成公公殺之未幾成公入先驅者
射殺叔武元咺奔晉與公訟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
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晉殺士榮別鍼莊子謂甯俞
忠免之執衛侯歸于京師置諸深室甯武子職納橐
餽主進衣服
飲食之事焉晉使醫衍酖衛侯俞貨衍薄其酖得

不死因魯侯納玉于王與晉侯各十鼓角玉雙
曰鼓乃釋

衛侯衛侯被執三年衛諸臣畏晉散去獨武子周旋
不避卒以脫君子危故夫子以知諷衛諸臣而以愚
狀武子知愚兩者就世情規避擔任兩等人立名寓
美刺之義一曰可及一曰不可及者乃其工于

謀身不可及者正其拙于自謀聖言微婉可思

左傳文公三年衛侯使甯俞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
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
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
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
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
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
取矣觀于此其人識度過魯諸臣遠矣

子在陳曰歸與子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
知所以裁之

子在陳當阨時也歸與者道不行而思歸之辭吾黨
魯國鄉黨也小子門人也狂簡高曠直率也斐然文
章之貌成章謂材具完美也以裁以道裁割使成器
適用也蓋道旣不行歸而造就門人付託于將來也
吾夫子爲此一脉之傳可謂良工苦心自昔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列聖皆以此道親見于身其自爲之也
易吾夫子不得大行而以此道託諸後其代之也難
故其苦心焦慮自信堯舜諸聖矣何者教法難傳學
人難得何謂教法難傳語過高則于事物不涉語過
卑則于性命不涉幾經睿思纔道個下學而上達下

學是從人倫日用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尋常守理便是性命田地會者一通百徹自然上達不會者做繩墨而行亦不至誤天下蒼生直到今日以迄千萬世後天地不毀此教不毀是吾夫子開示之功也何謂學人難得世間下流凡品醉生夢死無數稍知來學高低不等低者出口入耳守定糟梟全無靈通透脫之見將此道訛傳低假焉能上達高者天生個儻恣意馳騁不就繩墨將世上名物都作塵網窠臼又不肯下學須是天資聰明又性地篤實中行君子方許承任此事而百千億萬中不可得一然則道將終于無傳乎不得已于兩等中遷就仍是高者可喜亦是高者可憂低者吾道託他傳不得世教亦因他壞不得高者若不裁翦任其放蕩流弊不可言若裁翦成力量鴻鉅真堪付託緣他胸中蚤見得一段光景動稱天地動稱帝王不屑近功小利是名狂簡言其志在大而行簡畧也其狂簡又非有邊無中口狂簡而心卑瑣暫時狂簡而久後卑瑣者也實是天生成高明體段立志為聖賢真自欲為聖賢口不屑近小真不屑近小一段清虛廣大之氣英爽特達之材渾是聖賢胚胎可觀可度是曰斐然不憂他上達一

真

半。正憂他下學一半。所以欲裁之。蓋士君子既有高明之識。只當用之。克己自勝。不當用以助氣長傲。當以之容民蓄衆。不當以之輕世陵物。有近道之資。而任放自用。老莊瞿曇氏所以得罪于聖人也。故君子極高明而道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聖人教人。不言性命。罕言仁。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也。木成材曰章。斐然成章。言材具可觀也。學問之功未盡。故曰不知所以裁之。非全未嘗學也。

陳國媯姓侯爵。虞舜之後。有虞闕父者。爲武王陶正。武王封其子滿于陳。是爲胡公。以奉舜祀。都宛丘。卽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是也。春秋時。陳蔡皆楚屬。後遂滅于楚。夫子以魯定公十四年。爲魯司寇攝相。時年五十有六。或云定公十二年也。齊人歸女樂。夫子遂去魯適衛。明年去衛。將遂適陳。過匡。有匡人之難。反衛。居頃之。去曹適宋。遇桓魋之難。去適鄭。乃至陳。居陳三年。晉楚吳爭伐陳。夫子去。反衛。過蒲。蒲公叔氏作亂。止夫子。旣解去。居于衛頃之。復如陳。時年六十矣。明年自陳遷蔡。明年自蔡如葉。又自葉反蔡。居三年。吳伐陳。楚昭王軍于城父。救陳。聞夫子在陳。蔡間。

使人聘陳蔡大夫謀止之。以其徒圍之。絕糧七日。子貢如楚。昭王興師迎之。圍解。將封夫子以書社地七。百。令尹子西不可。是年秋。昭王卒。夫子遂反衛。時魯哀公四年也。至哀公十有一年。季康子以幣迎夫子。還魯。年六十有八矣。去魯凡十有五年。居陳蔡強半。夫以區區彈丸破敗之餘。不可爲國。而何爲是栖栖者。意在楚也。思歸之嘆。疑當昭王旣沒之後。齊魯旣不可有爲。晉將亡。又不可往。惟楚地廣民衆。天運將在東南。聖人蓋先知之。其微意頗見于詩書春秋。而世儒誤于春秋夷楚之說。轉相訛承。使聖意數千年不白。信乎窮經之難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不念舊惡。取其自新也。怨人怨之也。用猶以也。希少也。惡惡人之恒情。我苟爲惡人。將惡我。士君子先以責人之心責已。砥行礪節。如古伯夷叔齊。皜然無容。訾議而又以寬恕之心待天下之不肯。雖惡人可惡。能改卽止。不追往。不藏怒。如此庶乎人亦少怨之。今人好攻人惡而已。未必如夷齊。疾不仁而已甚。豈遠怨之道。故曰。寬則得衆。君子躬自厚而薄責人。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學問不離涉世。寡尤遠怨。聖人

每諄諄焉。儒者動以任怨爲能事，非至當之論。

此章非專美夷齊也。夷齊不念舊惡之事，不可考。但觀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之類，疾惡亦不爲不甚矣。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之下，亦未忘適莫者也。當時惡人不改，二子未必遂忘。惟能自新者，不念之。故曰：怨希也。君子善善長而惡惡短，雖清操如二子，亦不當以已槩人。況萬萬不如，而徒責人無已，有不怨集厥躬者乎？

伯夷，叔齊，孤竹國君之二子。墨姓，或作默，或云怡姓。伯，兄也。叔，弟也。夷，齊，諡也。伯，名允，字公信，長子也。叔，

名智，字公達，適子也。或云有仲，名憑，字伯遼，夷與齊讓國，俱逃，居于北海之濱。聞文王興西歸，至岐陽，而文王沒，及武王伐紂，二子叩馬諫，及商亡，退而隱于首陽山，不受周祿，採薇而食。有婦人謂之曰：不食周粟，而食周之草木，遂餓以死。孤竹國，古營州地，秦漢爲遼西，右北平，盧龍等處。今北直隸永平府灤州是也。府城西北雙子山，有長君塚，團子山，有次君塚。馬鞍山，有少君塚。或曰：國人立其中子，卽次君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希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微生，姓高，名魯，人也。當時以直稱乞求也。醯，醋也。人

乞已醯已更轉乞于人以應之其委曲徇人如此尋常細事未關大節何至毛舉以槩生平蓋惟其事小而以周旋世情愈近自然而人不覺私恩小惠最易結市井鄉里之心自古姦雄欺世多因米鹽瑣屑蠱惑愚俗馴至挾詐彌天牢不可破田氏之竊齊以粟張魯之得蜀以米皆此類今世縉紳學士為乞醯之類者不少惟聖人為能知微就尋常曖昧處破其機心維世之功大矣五霸功名亦是一點乞醯之心敷衍出不可不察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直去聲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

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恭過為恭也巧言令色足恭側媚之狀也隱匿其怨而陽友其人姦險之狀也二者皆機詐之事世道民風若此五霸之習氣也人之生也直士君子光明正大無受爾汝無為穿窬此羞惡之良心如鬼如蜮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君子所共惡也左丘明魯大史史明是非昭勸戒舉良史所恥以表公非也丘亦恥之猶竊取之意所以因魯史而作春秋也故曰色厲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蓋深有慨于當時司世教者

左丘復姓明名春秋世之賢者於夫子爲先進故夫子自名以附之司馬遷班固劉歆謂左丘明爲魯大史春秋左傳卽其所作魯史也於聖人爲同心之言準其凡例解經及不合寧背經不敢背左傳春秋之訛自此始據夫子此言謂明爲魯大史亦似而謂左傳卽左丘明之史非也蓋後人取舊史薈叢潤色之而託左丘明以傳耳辭人之業于經義原未通曉世儒艷其辭轉相浮慕更不折諸理與聖人之心可嗤也愚于春秋詳之矣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早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早在尊旁曰侍盍何莫也志者心之所期向願卽志也衣輕裘衣裘以輕爲美也伐害也家語顏回問小人子云毀人之善以爲辨卽伐善之意施加也勞重役也高年曰老謂凡老者也同儕曰朋友凡年相若者也童穉曰少凡幼弱者也安奉養也飽煖之類信倚任也懷擁護也凡聖賢學業先行後言未行先言者惟志爲然志不可僞志定而學則忠信可以崇德學無志縱多見多聞如無根之木不可植也故學莫

先于立志志莫大于為仁聖學以仁為宗仁以公為體志有廣狹聖賢之量攸分子路輕財重誼超然市利之外但未免著意氣仗財貨以行其志則疎矣顏子好善而愛人欲惡當理人已大同正是學問中人之大者夫子如天覆地載因物付物不費而惠普一腔以散之萬物卷六合以納之一心無內外人已元氣周流是仁之全體也聖賢志願有大小要皆以無私為仁子路近仁顏淵體仁夫子聖於仁所謂天下歸仁萬物一體也下學而上達中庸之至德皆不越此佛氏以十方世界為全身踏襲聖人之意

車馬衣裘共做如六國四豪輩亦能之但子路本貧而有志于此視車馬衣服為義理公共之物即是學問中事四豪輩無志以其長物為結交之資耳是市利中事前章論忠清未仁亦以此也士有志公物臨財脫然無累甚難夫子謂張也慾焉得剛子路猛決破得一慾字網何物車馬衣裘足挂懷抱其過人遠矣善者人所同好勞者人所同惡無伐善使善人君子長養成就也無施勞使困苦窮民休養安息也善勞人所同有善在己者無戕賊在人者無媚妬勞在

禮

已者自任在人者體卹君子不施其親不施勞也擇
可勞而勞非有心于施也老少朋友不必皆親黨安
信懷普願世人各盡此情匹夫匹婦無有不獲此卽
博濟之仁堯舜猶病天地雖大萬物猶不齊今欲齊
不齊之分使各得其所此量何限此願何窮道愈近
而愈遠事愈易而愈難聖人之夙心聖人亦不可必
得也故曰志而已矣佛氏欲度盡衆生冀此旨
財利人所易私無子路之志則鄙吝之習難銷欲惡
人所難公無顏淵之志則已私之累不克故士不可
以無志若夫老少朋友并育并行踐之則隨分各得
由之則終身不盡所以爲聖學也

何莫之言蓋猶而已之言耳之乎之言諸不來之言
狸彌牟之言木於越之言越句吳之言吳邾婁之言
鄒不可之言叵不律之言筆合二成音梵書娑婆讀
些之類或謂華人尚字梵人尚音未盡然也伐訓害
如詩云是謂伐德又云勿翦勿伐孟子云旦旦而伐
皆害意無伐者培植養育成人之美也人之有技媚
嫉以惡之伐善也施訓加如詩云施于中林祭統引
孔悝之銘云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周禮內宰施
其功事皆加意小司徒辨凡征役之施舍周語云縣

無施舍又曰聖人之施舍也議之施謂加役舍謂免役周公謂魯公君子不施其親謂親者免其征役也與施勞之施正同朱註作張大訓遠矣有善不矜有勞不伐與公人之意不協此章意主行仁子路與夫子所言皆無私之仁豈顏子獨異朋友非同師同道之謂居老少之間年齒相若者也大抵老少朋友三等盡乎人類矣安信懷則人無不得所矣是聖人希天之志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人心放逸在外殊不自見一念反照皎如白日自己過失歷歷分明豈容自欺但恒情自見過仍自遮隱如以薪包火雖從事于學非正本清源之功所貴能見過者須靈知脉脉自怨自艾徹底汰蕩不容一毫渣滓如人負冤力求昭雪如兩造對質哀情盡吐如仇家相見更無縱匿如理官判斷推勘到底是謂自訟即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誠意之學固自難得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人之生也直赤子愛親敬兄純一無偽是謂忠信入

孝出弟謹言慎行是謂好學。學以培養忠信。忠信爲
爲學之本。進德之基。雖三家兩鄰。必有忠信者。但知
誘物化機。械鑿其混沌。則佻薄之習。長而敦厚之意
微。是必明善誠身。保任此忠信而後可。故曰。焉不如
丘好學也。赤子一段。天真本同。聖人涵養擴充。日新
又新。然後聖功成。若謂赤子即便聖人。河天下赤子
多。而聖人少也。在天者不足恃。而在人者不失其在
天者。乃爲實地。謹厚之人不學。終成椎魯。高明之人
不學。流爲放蕩。世間惟有學爲要。夫子平生謙謙之
至。惟好學一事。以自任。大如仁美。如君子。以許人。唯
好學不輕許。蓋聖人以好學爲命脈。其學亦非世人
所謂學。其好亦非世人所謂好。苟有一真能好學之
人。卽是一聖人。聖人之學。較衆人境地不同。其孳孳
爲善之心。直與小人志富貴功名之心。至誠無厭。一
也。若謂聖人不學。卽是斷絕聖人種子。夫子十五至
七十。每十年一變。步步挨進。真見得道無盡。學無盡。
所以爲聖人。那得怪世間無好學人也。

焉不如。猶言何不如。朱子謂不成文理。改焉字屬上。
則上句語不定。下句忒直任屬下。則上句辭決。下句
意婉。一字之差。而意味深淺各別。信讀書未可鹵莽。

言言詳解 卷五 四十三
○焉與安古字聲近通用。猶燕之于晏。陰之于闇。庵之于弇也。安見方六七十。卽是焉見。焉知來者不如。今卽是安知。此焉不如。卽是安不如。

論語詳解卷六

郝敬解

雍也第六○此篇亦多論人物及仁智與前篇同。故次之。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在聖門與顏閔同科。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孔子賢之。閔子不肯爲季氏宰。而仲弓獨與冉有子路同事季氏。子路中讒廢冉有竟與之暱。夫子所爲鳴。

鼓攻也。仲弓之才，果藝不如二子，其靖恭簡默之資，本可使居上臨民，而以北面奔走于權門，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夫子諷之曰：雍也可使南面。惜其有居上之度，而局爲陪臣，猶孟公綽之爲趙魏老，則優也。仲弓不喻此旨，謂南面在恭已。君道貴無爲，夫子將以恭默許已也。因思子桑伯子，羸行放蕩，亦自稱無爲，舉之以問，意本不可伯子，而姑以自考探夫子許已之意耳。夫子應之曰：可也簡。蓋謂伯子隱居不仕，遊于方之外，任情簡畧，亦可也。對季氏之宰，而可子桑伯子，卽可使南面之意。雍疑夫子以伯子與已同許，而已與伯子實不同道。蓋簡與恭，其不煩畧相似，而其要領不同。故据所學質之，居敬主敬也，行簡省事也。臨民卽南面也。君子以道致用，可以臨民而不可以隱居。可居敬也，居簡身不脩，指羸行也。行簡獨行忘世也。大簡，人道同禽獸，中國比蠻夷，指伯子也。此論甚正。聖人亦無以易之，但言不可以一端盡使。雍南面者，言雍不可事權門，非獨美其能居敬臨民也。可伯子者，爲其隱居不仕，無所事事，非以大簡爲可也。君子非其民不使，不如隱居之爲愈。雍於夫子之意，雖未悟，而其言良是。故夫子第曰：雍之言然然。

而已與伯子實不同道。蓋簡與恭，其不煩畧相似，而其要領不同。故据所學質之，居敬主敬也，行簡省事也。臨民卽南面也。君子以道致用，可以臨民而不可以隱居。可居敬也，居簡身不脩，指羸行也。行簡獨行忘世也。大簡，人道同禽獸，中國比蠻夷，指伯子也。此論甚正。聖人亦無以易之，但言不可以一端盡使。雍南面者，言雍不可事權門，非獨美其能居敬臨民也。可伯子者，爲其隱居不仕，無所事事，非以大簡爲可也。君子非其民不使，不如隱居之爲愈。雍於夫子之意，雖未悟，而其言良是。故夫子第曰：雍之言然然。

其言而已。於其所以使雍南面。可伯子簡之憲。俱未
悉解者。遂謂此章專論簡。二十篇中。未嘗以簡為教。
二三子未嘗以簡為學也。小子狂簡。原非至德。見賓
承祭。雍所請事。原非謂雍簡也。凡聖言。緼藉篇中。此
類甚多。世儒拘泥。使妙義不傳。千古如夢。

居敬者。翼翼小心。匹夫勝予也。行簡者。悠悠順治。省
事安民也。居簡者。斷緣息慮。土木形骸也。行簡者。遺
落世務。萬事墮壞也。居為本體。行為設施。居敬以兢
業為本體。不求簡而自簡。居簡以枯寂為本體。厭事
而事反多。仲弓此論。卽舜所以無為而治。夫子謂為

政以德。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之道。嘗教仲弓
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卽居敬之說也。曰
吾黨小子狂簡。不知所裁之。卽大簡之說也。仲弓
因夫子之教有得。還以為己見。而質諸夫子。猶鳥飛
魚躍。不知身本在天淵中也。故夫子但然之。

禮者。聖人中庸之教。狂士簡易不恭。以禮為不足。守
悖聖人雅言之訓。顧其志大而識超聖人。以為中行
之矣。憂其不可必得者也。子桑伯子。卽莊周所稱子
桑丘。與孟子反琴張三人友者。世儒斥為異端。距之
千里之外。而聖人曰可。於琴張曰。吾黨之狂士。原壤

母死廢禮。夫子亦不絕之。曰。故者勿失其為。故仲雍斷髮文身。夫子稱其清權。蓋皆惜其才過高。而欲裁之。所謂古之狂也。肆而伸弓不可。亦學問中規矩當然。惟聖人大造兼成。馬雖蹄齧。亦欲範我馳驅。則伸弓所不能窺測其萬一者矣。夫子然其言。猶與曾點而不非三子。使漆雕開仕而悅其不仕。聖教兩端。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詩歌北門。比仕不得志也。凡詩言南者多美。言北者多刺。南明北暗也。夫子以南面諷仲弓。亦棄暗投明。出幽遷喬之意。或疑諸子多仕于季氏。何獨仲弓不

可。夫使人貴器。子路之果。冉有之藝。材皆足以應變。制機如雍之訥。柴之愚。而以馭權奸。猶責騏驥馭虎豹也。殊非所宜。故聖人于子羔仲弓皆憂之。

子桑伯子。名扈。離騷云。桑扈嬴行。王逸注云。桑扈隱士。去衣羸袒。效夷也。莊子云。子桑扈。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于無相與。相為于無相為。三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為友。莫然有聞。子桑扈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與。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子曰。彼遊于方之外者也。

而丘遊于方之內者也。內外不相及。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假于異物。託于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人之耳目哉。又云。子輿與子桑友。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往食之。至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又云。孔子問子桑扈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犯此數患。親交益疎。何也。桑扈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以利合者。迫窮禍患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相收也。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桑扈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同不待物。

按莊子多寓言難憑而伯子學術觀此可槩見亦足為事權門者之針砭矣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去聲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無未聞好學者也

聖門學者聰明才辨篤實躬行兩等不乏人哀公問好學夫子獨舉不遷怒不貳過之顏子以對然則聖人所謂學可知也世教民生惟有好學一脈學無本原雖多聞博識盡屬浮華人有血氣誰能無情情即是性豈能斷滅凡夫任情俗學強制二者皆妄顏子

克己復禮故能不動于己而全轉為禮未嘗無怒而天然中節事過即化其心常定也未嘗無過而幾微少差旋覺即復其心常一也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遷莫如忿貳莫如怒忿即怒也有所忿懷則遷怒即過也知之復行則貳可怒當前志能帥氣則不為怒所遷情慾偶萌覺即消除則不為過所貳良由不覩不聞之中時時慎獨故天定而神怡非口耳傳習枝葉文字之功也養德即以養生懲忿窒慾即可以祈天永命而竟短命死故曰不幸也亡無同今亡謂今弟子中無此人也未聞謂天下亦未聞

有此人也。然則曾閔輩亦不在屈指中矣。好學之難如此。

怒字从心，奴聲。心為主，奴居上，心反為役也。遷徙也。如遷國遷居之遷，忿懣一發，血氣奔騰，則心不守舍，貳副也。再也已迷，不覺誤而又誤也。不遷怒，猶未能忘怒，按節而止，何遷之有。過如過門過路，偶然疎失，旋覺即復，何貳之有。此兩者，即三月不違之仁，所謂學而時習之者也。日用應酬，性體稍礙，即被怒遷，稍昏，即被過貳。有遷有貳，即工夫間斷。不遷不貳，即是時習。故曰好學，然則與聖人同乎。曰衆人氣質用事，全任忿怒，賢人德性自主，故能不遷貳。聖人渾忘不遷貳，亦不足言矣。

主宰不精明，則生忿怒。存養不專一，則多遷貳。寡忿，即明也。不遷貳，誠也。本體即工夫，工夫即效驗。知處，即是行。故曰好學。世儒將知行分析，曰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道不遠。人欲仁，斯至。誰不知往，誰不能至。先知後行，是商賜以下之學，不可謂好。故曰未聞好學者，不然知之者，聖門不少。

子華使

去聲

於齊，冉子為

去聲

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

甫請

請

益曰與之庾。

語

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

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聖人權宜斟酌從容順應如化工無心各中天則冉子請粟初不以其不當請而不與與之六斗四升冉子不悟請益亦不以其不當益而不益又益以十六斗冉子終不悟遂與之粟八十斛若有所激而然者夫子亦終不非之亦不是之第曰君子周急不繼富而已矣及夫子爲魯司寇以原思爲家宰與以常祿九百原思狷者請辭子云勿辭以分與爾鄉鄰之貧者其勸施予又如此大抵世上貪吝之徒固可鄙若以貪吝爲非而于凡予者辭者不論當否一切謂可則予與辭者常居其是而受與取者常居其非是道爲有方之物矣聖人于富者損之以周急于貧者益之以濟鄰哀益盈虛乃所謂天則也

子華使齊蓋夫子爲司寇攝相有事鄰國而使之冉子時爲夫子治粟故爲其母請與之庾與之釜夫子命冉子如數與之也五秉亦是夫子之粟冉子以已意徑與也蓋役其子而餒其母在夫子必不然苟其母果失養而其子遠遊在赤爲不孝未嘗失養而與

友故請是強加入以不韙之迹也。故夫子難于辭而但薄於與以微示其意而冉子終不悟。故夫子第言赤非貧者也。肥馬輕裘之家豈無以爲養。若爲子華解朝云爾。然則冉子之請猶後世四豪輩傾財結交以爲名而聖人豈爲之原。思家貧桑樞甕牖自守計非夫子亦必不爲宰。夫子引以爲宰或亦因其貧而仕之。九百之粟以斗計耳。終歲所入止此。貧不以分人亦非吝而思辭焉。是苦節也。狷者孤潔乏洪仁之度。故夫子教以施予。廣其硜硜。濟以豁達也。然則原思之廉如後世陳仲子輩。蚓而後可者。而聖人亦豈爲之違。冉子之請所以全人之孝。止原思之辭所以恢士之廉。其委曲造就成人之美如此。何但用財之當而已。

齊國姜姓。侯爵。在古爲四岳。在夏商爲呂侯國。于南陽宛縣之西。至呂望佐周武王定天下。是爲太公尚父。封于營丘國。號齊。卽今山東青州府昌樂縣是其地。六傳至獻公。徙治臨菑。今青州臨淄縣北。古齊城。傳二十四世而田成子弑簡公。遂竊其國。

春秋傳。晏子云。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爲鍾。然則豆四升也。區一斗六升也。釜六

斗四升也。周禮廩人：人四鬴。考工記：臬人以銅爲鬴。內方外圓，其實鬴。鬴與釜同。庾，一作簋。簋十六斗也。聘禮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筥，十筥曰秉，秉十六斛。斛卽今石也。九百，孔註云：九百斗也。按四區爲釜，釜十爲鍾，則鍾爲六石四斗。古人言祿千鍾，是爲六千四百石。萬鍾是爲六萬四千石。齊王養孟子，門人以六萬四千石。孟子舊祿十倍，故曰辭十萬而受萬，豈真有如是之多乎？蓋所稱萬者，非必盡鍾，卽鍾亦非必六石四斗之鍾。史稱衛靈公致粟六萬於孔子，非必六萬石也。凡周制權度量之數，用其小者，猶今人稱一斗爲十升，一兩爲十星之類。由此推之，所謂千乘之國，百乘之家，又焉可執數求合？訓詁之士，所以不通而加之以鑿也。庾，正作甦。考工記云：九和之弓，漆三甦。如以一甦十六斗計之，一弓豈用漆四石歟？斗則甦，又似龠，合之名耳。又陶人爲庾，實二鬴。鬴音義與斛通，而鄭玄註云：鬴受一斗二升，則是甦。鬴之數，又與前數殊也。聘禮云：四秉爲筥，十筥爲稷，十稷爲秬。杜國語子云：一井出稷禾秉，芻金米註云：金者，庾也。詩云：曾孫之庾。註云：露積也。又曰：彼有遺秉。註云：刈禾之把也。然則穀連禾，彙算之有庾，有秉，其粒

量之亦有庾有秉也。莊子書魁作缺。

周禮王畿六鄉六遂。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鄉以治國中。遂以治四郊。國外謂之郊。鄉外謂之遂。郊遂外謂之都。鄙下邑曰都。邊地曰鄙。皆國之屬也。鄉掌于大司徒。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遂掌于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比鄰皆五家。閭里皆二十五家。族鄰皆百家。黨鄙皆五百家。州縣皆二千五百家。鄉遂皆萬二千五百家。鄉則有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遂則有遂大夫。縣正。鄙師。鄣長。里宰。鄰長。是鄰與里屬遂。而黨與州屬鄉也。要其制皆本于井田。而不以井計。何也。每井雖八家。六鄉之中。有宅田。老田。賈田。六遂之中。有官田。牛田。賞田。牧田。餘夫之田。則一井有不滿八家者矣。故鄉遂唯以五家起數。卽左傳廬井有伍之法。而伍兩師旅實出于此。凡言鄰里鄉黨州里云者。皆居處相近之地。明非他國之遠也。原姓字子思。名憲。宋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六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彈琴。子貢相衛。

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巷。不容軒原。思韋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噫。先生何病也。思曰。憲聞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有慙色。終身恥其言之過。孔子爲魯司寇。大夫有采邑。因使原思爲宰。孔子去魯。原思退隱于衛。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此爲春秋世官而發。季氏專魯。世卿蔽賢。賢者不得升諸公朝。而在其材于私家。仲弓以南南面之器。屈爲之宰。遭逢世官。鬱鬱而爲此。故夫子嘗因問政。告以舉賢才。亦告季氏也。仲弓謂焉。知賢才而舉之。亦狃于世官之爲常也。此章之言。與告問政互相發明。用舍非拘于世類。庶人之子賢。亦可爲公卿。何必公卿之子爲公卿乎。語云。和氏之璧。出于璞石。隋氏之珠。產于蜃蛤。鯨方命。而帝舜用其子爲司空。蔡叔作亂。而成王用其子爲卿士。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苟以家世爲用舍。則頑父嚚母。堯當舍舜。因犁牛而舍騂角子。亦將因騂角父而用犁牛子。卽堯舜不得舍朱均。而官人惟以其世庶人子之賢。

者皆阻于進用矣。豈天生賢才與明主用舍之道乎。故夫春秋世官禍人國多矣。三桓專魯六卿分晉華氏弱宋甯氏亂衛田氏竊齊有王者起不更張不可為也。仲弓事季氏既不知舉賢才安能改于其德。適足以自黜耳。天生君子豈憂其無用而屈身權門。故設為微辭以警悟之。慰藉之本謂世官未必賢而謂人子之賢不可舍不顯斥時臣而但謂庶人子不可盡棄。語甚溫藉。犁牛子寓言黎庶子也。舊解云仲弓父賤行惡無稽對人子犁牛人父不似聖人語。或云非對仲弓言則不宜書曰先儒惑于舊解謂多一曰

字非也。犁雜文也。騂赤色也。角已成牛有角可為犧牲也。色純曰犧。周尚赤大牢之牛皆純騂。王制云天地之牛角鬪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則祀山川之牛亦有角者。山謂五岳川謂四瀆。天子望祭天下名山大川祭祀之大者也。周禮謂山川為小祀。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山川屬地亦陰祀。與此不合。周禮難盡信也。禮諸侯主山川大夫主五祀賢者宜為公臣故曰山川不舍。大夫蔽賢故曰欲勿用夫。人子之賢不肖皆天也。其用其舍皆當奉天。豈人能私舍之能私用之。雖欲勿用言乎其在人也。山川其

言言言解 卷之六
舍言乎其在天也。蔽賢不祥。神人共憤。故曰雖欲勿用。焉得而勿用。欲舍之焉得而舍。諸若爲不平之辭。所以深慰仲弓也。○牛詳第十七篇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仁卽人心。心體清通如大虛。與天地並運。萬物同體。爲仁。仁與心非兩物。心常在腔子內。卽逐處皆真。自然萬物一體。痛癢相關。但爲塵累中。距真宰外。馳則心與仁似去而違之矣。顏子天資純粹。欲累輕克己工夫。明決心體瑩淨。如晴昊日朗。微有雲翳。一豁便消。惟其心體常淨。故依仁不違。惟其微翳便消。還須

稱三月。然亦非九十日後又違也。其餘諸子求仁。情識重而道力薄。如草翦還萌。塵拂又生。雲際見日。乍明乍昏。不得全朗。故曰日月至言不能久耳。然亦非一月一至。一日一至之謂也。顏子不違。所謂終食不違也。諸子至。所謂我欲斯至也。若凡夫心如火牛。燧象奔騰不止。電光石火之仁。須臾之至而已。

二十篇中言仁不言心。獨此以心言。直指仁之真幾實體也。何人無心。何心非仁。仁與心焉容違。違不違言乎。心存不存耳。血肉雖存。神明已去。所以謂違仁不違者。配合之名。程伯淳曰。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合猶二也。聖人心境如一。顯微無間。不違亦不足言矣。古人於凡分數多。輒云三三。三者兩抱一。陰陽之合也。故天時三月。寒暑氣移。人心不變。是真不違也。必言三月者。與天道於穆不已。猶隔正是不遷不二之境。若無怒則不須言不遷。無過則不須言不二。聖與仁。則不須言不違。○日月詳陽貨篇。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國曰。政家曰。事從政。謂與聞國政爲大夫也。禮四十而仕。五十服官。政爲大夫。由賜求三子皆名賢。由求皆仕於季氏。後子路被讒去。與子貢皆仕於衛。惟求爲季氏宰。初季桓子將死。屬康子。召仲尼。康子召冉求。此問意在求。而以二子較之耳。果者。資性貞固。達者。識見明通。藝者。才思工巧。果能幹事。達能應變。藝能處事。故皆可使從政。要之。藝不如果。達也。果達近德。而藝局于事。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禮云。執技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則藝亦甚卑矣。冉求事季氏。無匡救之道。而有聚斂之術。是由賜所不爲者。故夫子微言抑之。道其實耳。記者記此於不違。

仁之後以見道藝一貫不依仁不可游藝三子有可用之材夫子所謂不知其仁者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秘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問上矣

魯事不可為季氏不可反正此不待知者而知矣子路嘗事之而被讒以廢冉有事之而無能改於其德夫子有鳴鼓之攻仲弓為宰而不知舉賢才夫子諷以南面慰以犁牛子惟顏淵知幾孟子謂當亂世居於陋巷人不改其憂孔子賢之者也閔子亦顏淵之儔而費乃季氏私帑豈屑為之宰乎故屬其使者云

善為我辭今方有汶上之行若其再來我已在汶上青徐濰濟之間踪跡浮沈必不相值矣此其辭堅志決可不謂志士仁人者與記者記此于三子從政之後以高閔子之節蓋春秋世官士欲致用未有不由大夫之家者但視其大夫何如人人未必賢則自量其輔導作用何如子羔之宰成邑子游之宰武城子賤巫馬期之宰單父皆有功于民人社稷夫子亦未嘗不善之由求初仕季氏夫子亦未嘗非之惟其旅泰山伐顓臾聚斂附益則為臣之謂何矣天生君子為斯世斯民豈不以濟世安民為心委吏乘田非達

官聖人亦為之史稱夫子少時仕齊高昭子非家臣與如會點漆雕開不肯仕亦喜之沮溺丈人避世又非之故曰用則行舍則藏無可無不可聖人所為時中耳

閔姓損名字子騫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十五歲史記云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粟是也而家語載閔子騫為費宰問政夫子告以御民猶馭馬此王肅輩偽增不足信也

費魯東鄙邑在顓臾枋田之間界於邾莒魯之要地魯僖公德季友援立功以賜之至季孫宿城之季氏始大或曰其地古鄆國伯爵姬姓文武之後孟子稱費惠公者是也季氏取以自益今兗州府沂州費縣有古鄆城○青徐之間有五汶北汶嬴汶紫汶浯汶泮汶其流同也或云出瑯琊朱虛縣泰山北東入濰者青州之汶也出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者徐州之汶也汶之言紊亂流也在汶言不可踪跡也即詩蒹葭蒼蒼之意閔子對使者言時已即有汶上之行非待其復來然後往也在汶上即詩洋洋樂饑之意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酉執其手曰亡之句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有疾。書傳皆謂爲惡疾。淮南子云癩也。恐人見其狀。故辭問者。在恒情。主不納客。則已矣。聖人。不欲違主人之意。又欲親致。永訣之情。而自窓牖間。執其手。所以爲厚。朱子疑不入爲薄。強爲聖人周旋。緣禮有疾病。寢北牖下之文。疑君視。當遷南牖下。謂伯牛家。以此禮尊夫子。夫子不入。鑿也。詩云。塞向墜戶。北牖曰向。安知室北牆下無牖乎。亡喪也。執其手。驗其脉息。知其將喪也。天道流行。物與無妄。皆謂之命。貧富貴賤。天壽人視。有苦樂。大造何心。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皆由自然。故曰命也。伯牛顏子。盡其道而死。

絕任乎天。爲正命。世人逆理取禍。非正命。得正命而死者寡矣。夫子此語。上二句以天命言。下二句以人事言。若論人事。無取死之道。信乎其爲命也。

冉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魯人。孔子節小物。則以伯牛侍。曰。吾以子自勵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簞。竹器。以盛飯食。飯也。一者。無餘之辭。人不堪憂。憂貧也。樂者。性天真境。義理生機。論語開卷言悅樂。惟顏子常有此意。心與大虛同體。清通活潑。一爲外物。

牽累情識。拔緣則生憂。顏子屢空。視世上一切好醜。順逆如過影遊塵。雖處貧賤。無入不得。不改言。無加損。損不足言。加亦有意。心境如常。不因窮困改變。非以簞瓢陋巷爲樂。直不因簞瓢陋巷改樂耳。二氏偏喜枯寂。毀形滅倫。斷除煩惱。聖賢素位而行。人倫日用。安土樂天。蓋心無欲。則無往非樂地。有欲。家庭房闈間亦怨府。飲食居處細事。而顏子之賢。亦只就此較勘。陳仲子能讓千乘之國。而不能忘情于簞食豆羹。求安求飽。常人習氣。非聖賢不能化。夫子亦自謂疏食水飲。曲肱而枕。卽惟我與爾有是之意。記者記之。伯牛有疾。後見天壽貧富。皆莫之致。而致所謂樂天知命。故無憂也。

問顏子之樂。曰無憂。樂莫大於無憂。不改二字。可味樂本真常。貧富偶爾。人心一念相應。此樂皆有。祇爲不可以處約。所以改故。曰能安土。則樂天。周茂叔問學者。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爲提醒後學。反觀性地耳。世儒闕然覆射。最後朱仲晦云。學者當從事博文約禮。以至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庶乎有得。果爾則一生苦惱。何時得到顏子田地。孟子云。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豈誑語乎。

顏子不改其樂猶覺有境未化。夫子樂亦在其中。則心與境俱忘。顏子當亂世居于陋巷。夫子賢之。而夫子自老于行。蓋賢人可藏。聖人不能藏。顏子如蛟潛幽壑。夫子其猶龍。上下天淵。豈陋巷可潛跡乎。

人不堪其憂。如田賜輩。非不樂道。而終不堪其所愛。回非不憂世。而終不改其所樂。二語周匝含蓄。

竹器方曰筓。圓曰箒。瓢註疏訓瓠也。瓠壺通詩云。八月斷壺。卽瓠也。瓠匏類。長曰瓠。圓曰匏。破匏為瓢。一匏可為二瓢。剗瓠為壺。一瓠止可為一壺。爾雅康瓠。謂之甑。瓦壺也。賈誼賦云。棄周鼎寶康瓠。瓢一謂蠡。

螺。楚辭九歎云。瓠蠹筐籠。東方朔客難云。以蠡測海是也。

冉求曰。非不說。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汝畫獲。

大道易簡。初無苦難。夫子嘗言未見力不足。善學者欲之。斯至。道體清虛。活潑。悅道者行乎。無轍之途。萬境皆通。苟冉有真心契合。如顏子為仁由己。無所不悅。自然欲罷不能。何力不足之有。今既云悅子之道。又云力不足。卽此便說謊。故夫子姑不與論道。先與辨。說不與曰廢。如廢疾之廢。無足亦曰廢。禮有廢禁。

廢爵無足之器也。行至半路，困不能興，足雖不前，心尚不止。如是者，謂力不足。汝今畫定界限，止此，豈可歸咎于力。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然則所謂中道而廢者，正是鄉道而行之境，與畫地不進者迥別。

道本各足，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故真悅在己，冉求但悅子之道，不知自悅，何怪乎其不悅也。非不悅與無所不悅殊。顏子無所不悅，惟求在我，博文曰博我文，約禮曰約我禮，所以爲仁由己。一日克己，天下歸仁，是爲真悅。冉子視道爲夫子之道，忘其爲己有，而徒羨聖人之有何益。記者記此于顏子之後，以見二子悅樂誠僞之分。

學有省力者，一以貫之，不改其樂是也。有費力者，文字枝葉多，學而識是也。有極苦惱者，刻意尚行，陳仲子之流是也。聖學自無苦難，人情卽是天理。

子謂子夏曰：女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君子之儒，恢弘豁達。小人之儒，硜硜信果。儒者文弱之稱，聖門以仁爲教，故學者言貌舉止，和順雍容。東

魯之士薰陶禮義多恂雅之風世遂目爲儒切切惇
惇怡怡氣象然也苟頽靡異儒規規自守亦何以爲
君子君子不以暴厲爲武亦不以頽弱爲文子夏不
及之資文學之習愿謹有餘而恢弘不足故夫子因
時俗之稱勉勵之世遂謂子夏出見紛華而悅子夏
篤信其必無此孟子云北宮黝似子夏蓋子夏倚信
聖人而聖人不必信故曰大人唯義所在篤信者或
失之固因上章冉有悅子之道而類記之見君子求
諸已也韓詩外傳載子夏與衛公孫愾論勇非頽靡
之儒其得于聖教者深矣

按儒非佳名儒之言懦也魯哀公以儒服戲孔子孔
子不居亟稱儒行以雪之其言未必盡出夫子口而
末云哀公聞言沒世不敢以儒爲戲可知儒名未盡
美後世以與百家九流佛老並稱儒者甘之其真可
謂小人哉者矣聖人不爭名不逃名儒安足辭在學
者宜自審其實君子而儒盛德若愚小人而儒闇然
媚世文學之士其習尤易靡游夏皆文學而子游差
高明觀其譏子夏門人可知故下章卽以子游取滅
明附之以作儒者之氣也

韓詩外傳衛靈公晝寢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

公孫棼道逢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孫勇士公孫棼。子夏曰：「微棼而勇若棼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使者曰：「行人曰：「微棼而勇若棼者，可乎？」臣曰：「可。」卽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棼。至，入門，仗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內劍。」吾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

君子邪？我邪？棼曰：「子也。」子夏曰：「子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鞞而坐，吾君單鞞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鞞而去之者，子邪？我邪？棼曰：「子也。」子夏曰：「子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于囿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邪？我邪？棼曰：「子也。」子夏曰：「子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揜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于閭巷之間者，

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卜先生也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汝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大道曰路小路曰徑行不由徑猶言行天下之大道也不肯徇私蹈枉趨奔競之途此滅明生平大槩非公事不見邑宰是不由徑中一事儒之有勁節者所謂君子儒也子游宰其邑重其人欲延致之不可得故稱之若泛泛不入室亦常事先正云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字使訝其不來勿使厭其不去此章與子賤君子相發明蓋治以得人爲要仲弓爲宰焉知賢才所以夫子有犁牛之譬子游取人以外入室子賤取人以不爲陽喬二子皆因節槩而得人者也私居曰室入室卽非公事也

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貌陋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云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于民廉于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博物志云子羽齋千金之璧由延津渡河陽侯波起兩蛟

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拔劍斬蛟投璧于河然則滅明烈士也故以附儒之後

武城魯下邑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備莒也哀公八年吳伐魯道由武城克之今山東沂州費縣有武城城滅明墓曾子亦生于其鄉史記云曾參南武城人此武城在泰山南也漢清河郡亦有武城今東昌府武城縣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聖人觀人察其所安孟之反入門策馬之言發自由衷非託辭自揜也師出前者爲啟師還後者爲殿啟則先衆人出殿則後衆人入先出者迎敵後入者扞敵皆稱功殿奠也詩云殿天子之邦安鎮保護之意策馬筆也竹曰策革曰鞭師敗走人爭先憂馬不進者常也孟之反馬不進亦是實事但將入門殿軍之功已昭然共覩在他人何肯自白反獨不諱人之所諱而其言甚情不惟不爭功若坦然不覺已之有功者有篤實溫恭氣象士君子處功名之際皆能如此何用不臧夫子所以誦其言而美其不伐也

孟之側魯大夫字子反孟孫之族莊周謂孟子反左

傳謂孟之側古人多于姓下加之字以同姓非一人也如宮之奇庾公之斯尹公之他石之紛如舟之僑之類皆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及清魯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側後入爲殿是役也冉求力戰有功康子問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對曰學於孔子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巧言令色二者小人媚世之術而巧言之害尤甚好色好佞二者人情之常而好佞之害尤甚蓋色惟婦人而佞則士君子皆有如遊士之譚說辭人之文藻禪家之機鋒自是一種辯才色迷中人佞惑知者衰世以佞爲才雖以仲弓之賢人惜其不佞故曰不有祝鮀之佞雖有宋朝之美難免於今之憎惡言好德不如好色好色尤不如好佞則人情好佞甚矣聖言委婉可思朱子以巧言令色不分輕重以不有二字直貫下句文義甚牽強

詩毛傳云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皆佞之

類也。故衛以子魚爲宗祝，臯鼬之辭，卽是造命。靈公使治宗廟，卽是祭祀。能語祝官名，祭主贊辭，佞猶後世佞佛之佞。惟祝多佞，惟佞乃爲祝。佞工媚悅，悅字从兌省，兌爲口，爲悅，悅神以口，故稱工祝。周禮大祝，爵大夫，小祝，爵上士，皆以有辯才者充之。掌六辭，凡國命誥，皆出于其手。左傳晏子曰：有德之君，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考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肆行非度，無所還忌，神怒民痛，無悛于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于鬼神，夫以衛靈公無道，而鮒爲之祝，則其矯誣僭嫚，言不忠信，虛以求媚，可知。所以謂祝鮒之佞也。

鮒，衛大夫，字子魚，爲宗祝。故云祝鮒。多記聞，有口才。衛靈公使治宗廟，諸侯會于召陵，盟于臯鼬。鮒說諸侯，以長衛于蔡。左傳載其辭，亦因其佞而脩飾附會之也。○宋朝宋公子，各朝有美色，通于衛靈公夫人南子者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此章繼巧令之後卽是易簡之理。易所謂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之意。聖人所以開物成務。不過日用共知共由之理。此章語意與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相似。蓋斯道往來闔闢共由而易見者。莫如戶。易大傳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成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卽所謂由戶之道也。一出戶而乾坤變通。法象神器具于斯。下學而上達。顯微無間。道豈遠人。斯卽指戶。今人何日不由戶。而誰知由此道者。苟能行之而著。習之而察。則豈徒由其戶而已邪。又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又豈徒由戶之道當由而已邪。日用之謂由。知其所由之謂道。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是故君子之道鮮矣。

出不由戶。則惟有鑽穴踰牆。故曰誰能出。言不能出也。道易簡真切。無異于戶。視聽食息不由道。則陷于邪僻。父子君臣不由道。則犯義悖理。自不能不由。而奈之何人不由也。此亦一說。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世俗以先進質勝爲野人。後進文勝爲君子。夫子謂

言言言角
卷六
質勝誠野。人文勝亦不得爲君子。必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乎。文質不獨禮樂一切道德風俗皆有。彬彬如人有四體而加衣冠也。質體質也。先有體質然後施文彩。文以文其質也。文可損益。質不可損益。文得中方與質稱。太少爲野。太多爲史。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乃彬彬相稱。爲篤實光輝之君子。君子謂聖賢帝王也。

周禮有太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脩文莫如史。故夫子以之目文勝者。或曰古良史亦文勝乎。曰豈惟是典謨亦文勝也。堯舜與五臣一堂相告。豈盡如簡策所載。未免史臣潤色。蓋理可回授。辭必修飾。而後傳。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惟夫子春秋要言不煩。不代前人。樞演此易簡之文。與化工同。所謂彬彬君子者矣。然則六經之文。非樞演乎。曰史以記事。經以載道。事有樞演。道無樞演。故不曰經子文勝。而曰史文勝。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直者自然生機也。罔者造作殺機也。生機雨露滋息。無物不長。殺機牛羊斧斤。無物不消。故曰惠迪吉。從逆凶。惠卽直。逆卽罔也。人所以爲生。只此真性。惺惺。

不昧曰知。感而遂通曰直。寂然不動何思何慮曰一。曰不二。存于心曰忠。信疑于德曰誠。工夫曰勿自欺。曰誠意。一也。聖人無意必固我。虛明之天。神感神應。喜怒哀樂。以至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已發未發。大公順應。無塵情牽累。攙和遮瞞。及諸委曲像。是不學不慮之本體。謂之直。直則天理周流。生機和鬯。與大虛時行物生。同運並行。不息之真。不毀之精。立命之原。端在于此。雖殤猶壽也。若夫機械變詐。挾知用術。鑿混沌之竅。與天地萬物。痛癢不相關。都非本來面目。形存心死。昏然如行尸走肉。雖生猶死矣。故曰幸而免。佛書云。三世諸佛。皆以直心成等正覺。蹈襲此理。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聖人於學問根元。不遂道破。三之字。何所指。實無可指也。知非見解。一落見解。便屬影響。實證實悟。覲體面呈。方為知之。此知之上。不容加一物。人到知。始信一切現成。但看得如此容易。却被如此錯過。未悟時。辛苦馳求。悟後澹然無味。都將拋却。不見所好矣。不好非真知。聖人恐人纔知便足。故言知後正須篤好。游夏輩非不知。但日月至焉。終非真知。如顏子欲罷不能。分明見得如此。更加孜孜汲汲。乃為無欲。

而好者也。到好時工夫無滲漏。但能好之心與所好之物隱隱未化。終屬克治之門。非究竟無爲之旨。至于樂則化矣。舍舟登岸矣。如夫子耳順從心。不知老之將至。遯世不悔。田地斯其至矣。真樂方是真好。知德者鮮。當世無知之者。顏子死未聞好學。當世無好之者。若尋常知尋常好。聖門非乏也。

世儒以見解當知。聖人言知。卽是明德本體。顏子擇乎中庸。知也。拳拳服膺。弗失好也。時習而悅。好也。人不知而不愠。樂也。樂與好終非有加于知。卽知而不見其所爲知者耳。百姓日用。祇爲少。此知仁者智者未盡道。祇爲多。一見若喚醒。百姓之不知。化去仁智之見。便是樂禪門。一語契合。輒稱明心見性。向後迷失。不可保。所以不如好樂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上卽下學上達之上。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則人人可語。道必上智乃悟。世間上智少。中下人多。不可語而與之語。不惟扞格不入。將有馳情玄虛。遺漏荒蕩之病人。心世道之憂也。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蓋天下無事外之理。中人以下。且教之執事。而理自在其中。若直與之言理。將有

遺事之憂。聖教不過詩書執禮。文行忠信。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後儒輕言性命。空譚無實。流為二氏。竟何濟。故中庸之教。萬世無弊也。

上智之人。天資既明。敏德性。又純粹。所謂中行也。如馬善走。又不蹄齧。方為良驥。若祇憑聰明見解。輒與言上。越發流蕩恣睢。非聖人所謂上也。聖門惟顏子一人。曾點漆雕開輩。虛見無實。曾子子貢。直待功深。力久。方與提授。如問仁。顏子直語以克己復禮。仲弓則語以主敬行恕。司馬牛則語以訥言。即是上下之別。曲成後學。良工苦心。不倦之教也。

道無精粗。而有上下。猶水有清濁。浮者為清。沈者為濁。水本一耳。元炁初分。輕清上浮。重濁下降。上者屬天。下者屬人。故道器有上下。而無彼此。上下者。顯微之名。凡耳目所可見聞者。顯也。下也。所不可見聞者。微也。上也。雖不語上。所語即上。故曰無行不與。雅言四教。豈偏屬下乎。遇下人作下解。人皆可為堯舜。何有可語不可語之別。下學而上達。則凡民皆堯舜也。可由而不可知。則堯舜即凡民也。上下之間。非有二也。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民猶人也。民義人道也。人鬼幽明同此大虛。人者鬼神之會。人道盡則鬼神不能違。不疑于昭昭，即不愧于冥冥。俗人或于禍福眩于耳目所不及，如祈禱卜筮之類，全仗鬼神徼福，不務人道所當行。夫鬼神杳冥，人道明白，而舍此觀彼，棄明投暗，是天下之至愚也。苟能破除此惑，操心行事，循理守分，常如鬼神臨之在上，豈曰不敬。至于吉凶休咎，行人道，鬼神行鬼神道，有何干涉。故曰：遠也。此光明洞達之君子，可不謂智乎。仁智同心，而仁者惟其無私之心也。苟于民義所當務者，不敢畏難，見義必為，至于行義雖有

後效，而其心本無所為而為，即此無所為而為之心。大公無私，純理忘欲，可謂仁矣。蓋智仁非二，昏則多慾，慾則智昏相因也。故知者專務民義，去其求福之心。仁者先其所難，去其計利之心。一也。樊遲學圃，學稼，志在近利，故夫子藥其心病，而以行義為本。難，即指務民義。仁本非難，而近利者以行義為難，獲如耕者所獲之獲。先難後獲，所謂三年學，不至于穀者也。可謂知，可謂仁，皆即事見心也。聖人言仁智，往往合一。解者往往二之。

心為陽精，心昏惰則落鬼窟。陰邪得而干之，敬者整

言言言解 卷六 三十三
齊幽明之道能敬則鬼神率服狂病鬼祟皆緣慢入
君子脩己以敬仁亦不外是矣

原思克伐怨慾不行子曰可以爲難仁則吾不知仁
者純一不已初無苦難就凡情昏惰見難難處皆是
道情所得無量但得時自不覺如讀書義理深奧一
翻苦思自一翻增長若計日課功刻期卒業疎漏轉
多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
壽

大虛中惟一理知者見之爲智仁者見之爲仁源本
無差見諦各殊水爲活潑有形之物智爲活潑無形
之心與水相似山爲安貞有形之物仁爲安貞無形
之心與山相似境相似故心相契非流連光景之謂
也智者活潑其幾常動動非流蕩也光明無礙萬感
萬應自然豁達雖寂然之中炯炯洞燭不動而動也
仁者安貞其體常靜靜非枯寂也中虛無欲隨時隨
處莫非安土雖紛擾之際而休休自如動亦靜也智
者得動幾故批卻導款無苦難凝滯之憂靈通妙運
理融情洽不亦樂乎仁者得靜體故保合含育有渾
淪貞固之秘凝神抱一頤養天和亦壽乎要之仁

智一也。山水動靜樂壽言乎其情境意象而全體大用可默識矣。苟仁智兼盡則造化在我。智及仁守。智利仁安。智巧仁至。智虛以宰。仁實以踐。智明屬神。仁體屬質。神明為天。體質為地。天靈為陽。地質為陰。陽神圓而轉。陰質方以安。凡樂之類。虛滯則不樂。凡壽之類。實罔則不壽。由此以推。三才之變。萬事萬物之理。無弗旁通。豈獨山水動靜之似耳。易說卦之象。有似于此。

不滯故樂無息。故壽。邵堯夫天根月窟之喻。本此。即動靜至境。朱註以效言。失之。文王憂患。智者未必樂。顏淵歿死。仁者未必壽。論其理。非徵其事也。佛氏言極樂無量壽。蹈襲此意。○徐幹中論曰。形體者。人之精。鬼也。德義令聞者。精。鬼之榮華也。君子受其形體。以成其德義。形固朽。弊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顏淵時有百年之人。今寧復知其姓名邪。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韓詩外傳云。水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知。動而下之。似禮。蹈深不疑。似勇。障防而清。似知命。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德。所以樂水也。○老子云。上善若水。水善

利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于道。○淮南子云。物莫弱于水。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息耗滅益。通于不訾。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淖溺流遁。蟠委錯紜。而不可靡散。所以成至德。以其淖溺潤滑也。○水之言演也。於文衆曲。為災柔能攻堅。故一其內。一豎無鉤。如直畫坎卦。坎為川。又水象兩人交。一中出象水。一為數始。男女構精始生也。○水流曰川。水源曰泉。水決之澤曰沂。章決復入曰汜。史江出曰沱。河出曰澗。汝出曰瀆。濟出曰楚。洛出曰波。漢出曰潛。水鍾曰澤。廣澤曰衍。乾澤曰藪。澤曲曰臯。水草交曰湄。下濕曰沮。

洳。障水曰陂。築土遏水曰塘。曰隄。曰防。大防曰墳。石絕水曰梁。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曰坻。曰磧。水邊曰干。曰垂。曰濱。曰涯。重涯曰岸。岸上地曰澗。曲涯曰隈。曰隩。涯上下坦曰濬。曰隄。儼水邊人居曰蒞。沙石曰瀨。曰磧。小口別通曰浦。朝夕至曰潮。風吹水涌曰波。大波曰濤。小曰淪。風水成文曰漣。文如綺曰漪。水行曰涉。渡處曰津。曰濟。以衣涉曰厲。由膝以下曰揭。膝以上曰涉。潛行水底曰沫。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曰沿。流絕流而渡曰亂。水北曰陽。水南曰陰。注川曰溪。曰谷。通谷曰壑。水神曰天。

吳曰馮夷波神曰陽侯祭水曰浮沈

韓詩外傳云山者萬人之所瞻仰育羣物而不倦四

方并取而不限出雲導風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有似

仁人所以樂山也○山之言宣也含澤布氣生萬物

也山頂曰冢曰巔曰椒山脊曰岡山大而高曰崧小

而高曰岑銳而高曰嶠卑而大曰扈小而衆曰巋魁

上大下小曰嶽言上秀曰峯陬隅高曰岳節山坡曰

坂山屬曰嶧釋連也獨曰蜀山如堂曰密小山岌高過也

大山曰岯桓大山宮閨也小山曰霍小山别大山曰鮮

仙上聲少也山狹而長曰墮柔狹而高曰巒鸞銳而高曰

嶷嶷未及上曰翠微中絕曰陁刑有草木曰岵戶無

草木曰岵曰岵石載土曰岨土載石曰崔巍曰屨屨

危山多大石曰礧敲多小石曰礧敲山夾水曰澗瀆

無所通曰谿山夏有水冬無水曰梁學山東曰朝陽

山西曰夕陽山足曰麓山穴曰岫山邊曰崖崖高曰

巖土山曰阜曲阜曰阿大阜曰陵小陵曰丘山精曰

夔祭山曰屨凡度同閭也懸或懸或閭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齊魯同封比鄰皆周東藩也春秋時齊強魯弱齊大

魯小以勢言也若論道則魯差近而齊為遠魯一變

庶幾而齊須再變。蓋齊經管仲圖霸。法令更張。競富強而趨詐力。先王之典刑無復有存焉者矣。苟能一變其叔季苟且之政。僅可方今日之魯。魯自先公忠厚立國。禮教世守。其廢墜者。文獻足徵。僭亂者。憲章可考。惟一改正脩補。便還舊觀。而其公卿大夫彬彬言詩言禮。小心恭慎。無失禮于諸侯。諸侯稱之。謂周禮在魯。以興教化。易耳。聖人所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不在土地甲兵。而在道德。且何必齊魯。士君子苟能溫恭雅節。猶魯也。若矜驕侈汰。猶齊也。以世運論。五霸之世。猶是魯。七王之世。便是齊。凡事反正。有漸。道德功利之相去遠矣。孟子逃楊歸墨。逃墨歸儒。亦此意。聖言非獨論齊魯耳。

東海諸國。惟齊魯為大。而比鄰所謂驂鞞之國。盛衰相倚也。夫子作春秋。于二國之交。每致意焉。齊不可失。魯魯亦不當間。齊自諸兒殺魯桓公。春秋之義。始讐齊矣。其後恩怨不常。宣公奪適。魯事齊甚謹。成襄以後。齊魯隙而晉人乘間搆之。二國遂離。然魯恭順事大。諸侯多助之。鞍之戰。平信之役。齊亦憊矣。皆魯為之也。是故冠裳佩玉。可以制強暴。天下之至弱。常馳騁天下之至強。老氏所謂生死之徒也。是以齊先

亡而魯久存亦道力之徵也

齊詳第七篇魯詳第三篇史記伯禽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封于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周公嘆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說苑云太公治齊尊賢先義而後仁霸者之迹也伯禽治魯親親先仁而後義王者之迹也按齊自太公起屠釣爲文武師誅紂定天下以功封得征五侯九伯桓公用管仲定霸立國本源皆以功名顯其來遠矣魯自周公教伯禽不施其

親文武以前父子兄弟世世孝友其來亦遠矣所以末流異也○漢地理志云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人民寡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五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霸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脩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謬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寰宇記云萊州人志氣緩慢魏文帝典論論文亦云徐幹時有齊氣謂其文體

舒緩也。朱博遷瑯琊，齊部舒緩，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為俗邪？然則齊俗本舒緩，而反遠于道者存乎？上之教化耳。○地志又云：周興以少昊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以為周公主，其俗有聖人之教化，瀕洙泗之水，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孔子閔王道將廢，廼脩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酒器，爵類，器之有稜角者。春秋時制器者，或變為圓，即今所見古銅器似瓶者，腹跗猶有稜，然非太古之制矣。故聖人寓言以志慨，觚既無觚焉，得謂之觚乎？實不稱名，事多類此。毀方以為圓，鑿朴以為雕，摸稜以為達，刑節以為通，名器假借，古今所以不相及也。

儀禮云：一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禮器云：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觚，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考工記云：梓人為飲器，勺一升，觚三升，鄭玄註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觚，孤也，文以角其

形銳。凡物有棱角廉隅皆謂觚。西都賦云。上觚稜而
栖金爵。言屋角上爲銅雀。有足尾形。如飲酒之爵。古
記事削木爲數面。面皆可書。亦謂觚。簡類也。陸士衡
文賦云。操觚而率爾。或亦有削爲圓者。周圍書之。亦
是不觚。凡後世制器。變觚爲圓者多。非定酒器與木
簡耳。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
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此章卽仁智合一之理。宰我之問。蓋切問也。與樊遲
仁智之疑。正同。樊遲未達而不能問。宰我疑問而設。

難所以爲善言也。告之告仁者也。雖告之。言不必親
見也。蓋人欺罔之辭。井。陷坑也。井有仁。謂人有誤墮
陷阱者。救人曰仁。井中有仁。猶言窮者易爲德也。從
之。從于阱以救之也。其者。疑難之辭。何爲其然。言爲
仁者。何至于固蔽不明如此也。君子卽仁者。逝往也。
陷。從井自陷也。有是理。無是事。曰欺。無是事。亦無是
理。曰罔。罔昧也。疊言。可不可見。通融無礙之心。所謂
惠而能哲。愛人而不妨于知人者也。宰我之問。謂有
愛人之心。而值不可用愛之地。則其情窮。欲伸其情。
則其蔽愚。不知仁者。惟心惟理。心有固然。理有不必。

然心雖慈愛而理自明通使往救人于井則可使入井自陷則不可人以其心之所不忍者欺之則可以其理之所不然者罔之則不可聞井中有當救之人無不往之理臨井有可救之策亦無不救之理如必不可救決無入井自陷之理四語周匝圓婉論井而非拘于井也以明仁則必智大公順應自然明覺並行而不悖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載籍曰文文者道之顯也故曰文在茲夫子嘗謂多見多聞所謂博學於文也而六經爲要非謂不急之

書不緊關之事一一理會存記如後儒所謂格物之說也耳目者神明之戶牖嘉言善行浸漬久則神明開朗誦詩讀書日親就聖賢自然義理森發但其功夫虛泛細瑣涉獵而未歸一不實體終非已有必卽所博者反而約之于身心日用酬酢處收拾體驗以求合乎當然之節謂之禮禮理也詩言帝則易言嘉會本齊莊中正之心而有三千三百名法可据是曰禮文卽可見之禮禮卽躬行之文文散曰博禮會曰約約之于禮則所博者不爲虛浮所學者有實地道理不隔于外口耳心思庶免兩沒交涉之病故曰弗

言言言解 卷六
畔內外合顯微一非先博而後約也餘詳顏淵喟然
章可參看

堯舜以前所博何文上古風氣沕穆人情朴實卽心
是道可無事于文三五以後皆古訓之式斯文之力
也無六經豈復有世道故博文爲下學之要其聯合
弟畔之樞惟在約之以禮禮履也禮可行履也高下
散殊無往非禮道莫大于禮聖人論治亦惟曰齊禮
曰好禮曰動之以禮爲學曰立禮曰執禮曰崇禮告
顏子爲仁亦惟曰復禮舉其數比其物至繁至雜者
禮也履其素執其中至一至要者禮也中庸擇善固

執卽約之以禮文者先聖懿訓懿訓廣故言博禮者
人心天則天則一故言約顏子不遷不二約禮之實
也非禮勿視聽言動約禮之功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鄙者天厭
葉之天厭之

論士人尋常規矩南子信乎不當見聖人猶天視世
間昆蟲草木平等老子謂百姓注其耳目聖人皆孩
之陽貨互鄉佛肸公山輩苟以是心至無不受之其
在衛也南子以君夫人慕聖人求見聖人何嫌何疑
子路不悅自是守身常法知聖人之皮膚而不知聖

入之神髓也。夫子不屑置辨，而但矢之矢，誓也。言激而直曰矢。子路剛復自信，故為法語之言。否即易泰否之否，隔塞不通。曰否，其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惟六二中正，其彖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不亂羣也。說詳易。與此正同。曰予所否，隱然法天地而不遇之意，在言外。厭，猶禮云：厭冠不入公門之厭，伏不起也。與壓通。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鄩飲酒禮云：賓厭介介，厭衆賓喪服。傳有厭降，凡物迫隘不相容，曰厭。即否，隔意。天之高也，何物不容我。

與物皆物也，奈何其相物也。我遭時否而不能包承，是我所為自否塞矣。我不能容人，天何能容我之。即予也。天高不壓物，大人不絕人，即知我其天之意。聖與天合，動必稱天。語似直切，而情殊婉懇。

俗謂不飽滿曰厭。葉亦謂之否。韻否閉不開，則迫窄。

成厭厭者，頽塌不起也。凡人褊急，常多迫窄之憂。天道圓轉，故包荒。人情閉塞，故動而齟齬。豈能與天同泰。物我咸亨，故曰天厭之。春秋傳：魯叔孫穆子夢天壓已，竟不得其死。語意正同。厭與厭古字通用。

南子衛靈公夫人世子蒯躄之母，宋女有淫行，宋公

子朝有美色。仕衛爲大夫。南子通焉。蒯瞶以是謀弑
得罪出奔。解者謂夫子見之。欲調停其母子也。或云
南子卽魯南蒯。以費叛季氏者。子路不悅。猶不悅往
佛肸公山之意。若果南蒯。當與陽貨公山並書姓字。
不宜稱子。或云古君夫人有見賓客之禮。記曰。陽侯
殺繆侯而竊其夫人。大饗始廢夫人之禮。春秋魯莊
公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覲。用幣。南子接
禮請見。故夫子據禮見之。君子于小人。非禮不見。小
人欲見君子。必接禮。君子焉辭。此論雖似。亦是爲聖
人文過聖人。本無過焉。用文聖人所行卽禮。何必據
禮記者記此。正見聖人道大德宏。無可無不可。世儒
強爲諱。其識不逮記者遠。而況可與論聖人乎。禪子
云。君自見其朱門。貧道無異蓬戶。此理都被世儒割
與佛氏。論語所以不易讀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中自堯舜以來相傳。庸是夫子脩道之矩。卽庸卽中。
離庸則中不可見。尋常事物卽是未發不倚。此兩字。
天地民物之統會。六經之總尺。世道之範圍。亘古今
不易也。人所同得曰德。不可加損曰至。百姓日用不
知曰鮮。論語十二篇卽中庸實際。禮記第三十一篇。

言言言解 卷六 四十三
是中庸筌蹄子思得聖祖之傳。翫縷數千言發揮不盡其真至矣。詳禮記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以財濟人曰施。所施廣則所濟衆。仁者有普濟之願。然取必于施。則勢難徧。以必濟爲仁。則仁因勢隔。故夫子謂何必從事此。乃爲仁。對博施言也。必也聖人。乎。對能濟衆言也。舉堯舜仁聖之至也。堯舜以聖人爲天子。富有四海。猶病不能博施。子貢所問。若可從

事聖人不辭。但財有必匱。力有必竭。即使四海九州內人人獲濟。四海九州外又有未徧者。有外之功焉。能副無外之心。必使吾之事。副吾之心。雖聖人亦病矣。所謂仁者。不論事功。而論心體。功之博濟。仁者不能遠求。而心之無私。行仁者可以自盡。如己欲成。立卽行。立人之事。與人俱立。惟恐天下一人不立也。己欲通達。卽行達人之事。與人俱達。惟恐天下一人不達也。己之精神。與億兆之痛癢。常相關。所謂一日克己。天下歸仁。卽施未必博。濟未必衆。而隨所施所濟。皆有萬物一體之懷。仁在是矣。其或己私橫距于中。

未能流通則有求仁之方焉。蓋已與人身雖異而其心皆同。近取已心以譬人心。勉強推移。形骸漸破。馴至物我無間。亦為仁之方矣。故夫仁人心也。為仁推心也。非取必于施濟也。

聖人仁之至者也。仁若大路。聖人行路已到家者。病猶從者。病之病言煩難勞頓。非近取之方。已即為仁由已之已。欲即欲仁。斯至之欲。孟子謂可欲之謂善。非私欲也。此欲本人心生幾物。我同然。宇宙無盡。人物無盡。惟此一念脉脉流通。不費馳求。而反身自足。故為行仁之要。立人達人。隨分必有所濟。不必盡人

達人之立。亦非全無所立。達而空有是心耳。心常與萬物為體。即是反身而誠。能近取譬。即是強恕而行。二十篇中言仁多。獨立達二語。明白易簡。廣大精微。內外合一。顯微無間。莫要於此。

分人以財。謂之惠。惠而費。非君子之惠也。況可言仁乎。故子貢言濟衆則是。而取必于博施。則非也。善濟者不待施。檀弓云。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施能濟。其濟幾何。子謂何事於仁。言為仁非博施也。必也聖乎。言能濟衆之難也。堯舜猶病。亦承博施言。雖堯舜不能以施為濟也。如

濟人取于施惟天子得爲之堯舜爲天子欲人施人
濟亦不暇給矣或問博濟與夫子老安少懷何別曰
安信懷因人之所利而利之非由我施也有濟衆之
願而不能必之遇取必于遇卽是以施濟爲仁取必
于志乃所以爲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而爲仁者之心
也

